

刑
案
匯
覽

刑案匯覽卷四十二

目錄

毆大功以下尊長

救父情切銃斃犯尊之小功兄

救親情切點放鐵礮致斃功尊

瞥見父被毆斃卽時毆死功兄

救父情切毆傷小功叔身死

因見伯母被毆聽從毆死功兄

因謀殺人而誤殺母之繼母

謀殺嫁母之父闖殺嫁母之弟

已故繼母之兄弟毆死外甥

後母之子謀殺前母之兄弟

外祖父母毆死外孫遺養之妻

出嫁之姑毆死在室期親姪女

僧人毆死大功弟照凡論擬絞

喇嘛收胞姪爲徒後將姪毆死

因姦盜殺卑幼及僧人殺卑幼

圖姦不遂妒姦謀殺大功弟

調戲族婦被斥挾恨謀殺功弟

縱妻賣姦被辱毆死小功叔

因姦謀殺族兄誤殺功兄

圖姦殺死尊長應添因姦字樣

疑賊誤殺兄不得照犯時不知

圖產謀殺小功姪傷而不死

欲毒功叔誤斃功弟毒傷弟妻

因其父兄刻薄謀殺年幼卑幼

挾小功兄之嫌殺其九歲幼子

振嫌乘睡殺死大功弟

毆期親尊長

兩弟將兄毆傷後兄因醉跌斃

兄已跌傷復被弟毆死由於跌

見姊赤身私產推扶致姊傷斃

勸阻奪刀致兄拉脫刀柄跌斃

弟因劈柴下手稍偏誤殺胞兄

打牛擲犬誤傷胞兄身死

謀毒兄妻誤斃兄命痛悔泣訴

欲行銃斃胞姪誤傷胞兄平復

放銃誤傷胞伯傷痊因病身死

銃傷兄妻誤傷胞兄傷俱平復

誤傷期親伯母平復未便量減

謀毒小功堂姪誤毒胞叔未死

被揪圖脫用刀割辦誤傷胞兄

爭姦互鬭胞姪刃傷胞叔

刃傷胞兄不得援引舊例夾簽

張從胞弟毆死胞兄並未下手

聽從糾毆胞兄致兄被人毆死

聽從捆縛胞兄致兄被父毆死

弟將胞兄致傷兄被外人毆死

捆縛胞兄並不知母欲行謀殺

幫接胞兄並不知母臨時故殺

聽從祖父故殺胞伯

聽從繼麻車幼共毆胞兄身死

聽從嫡母毆斃胞叔下手傷輕

聽從尊長毆死次尊仍遵本律

刑案匯覽卷四十二目錄終

刑案匯覽

卷四十二 目錄

刑案匯覽卷四十二

毆大功以下尊長

救父情切斃
犯尊之小功兄

嘉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旨刑部等衙門具題劉仁源救父情切斃傷小功堂兄劉
仁沛身死一本此案劉仁源之父劉大謨與劉仁沛之
父劉恪田界毗連劉仁沛與伊弟劉仁浩在自田收割
適值劉大謨飲醉路經田邊誤疑劉仁沛弟兄偷割伊
穀上前喝阻劉仁沛等輒將劉大謨按地用繩捆住劉
大謨氣忿嫂罵劉仁沛拾取扁擔欲毆維時劉仁源攜

帶裝就砂子鐵銃赴團防禦賊匪瞥見伊父被捆喊救
情急用銃向空點放冀圖嚇退不期砂子散漫致傷劉
仁沛殞命經三法司核議以該犯係火器傷人創不應
夾簽聲請仍照故殺本宗小功兄律定擬斬決但核其
情節死者捆毆服伯本屬犯尊而該犯究係救父情切
且伊向空點放鐵銃裝貯砂子適傷劉仁沛身死並無
必欲致死之心尙可量爲未減劉仁源著改爲斬監候
入於本年秋審辦理餘依議欽此

通行本內案

直督 題郭立楨點放鎗手礮致傷小功堂兄郭立

收親情切點放
鐵礮致斃功堂

隴身死一案此案郭立隴先用磚塊將伊母薛氏擲打薛氏逃跑由該犯身旁趨過郭立隴尾追並稱定欲將薛氏毆死該犯情切救護一時倉猝無措順用鐵手礮點放冀圖郭立隴退避適傷郭立隴肚腹殞命詳核案情該犯點放手礮由於救親情切因黑暗之間不期郭立隴逼近適傷致斃並非專向郭立隴施放亦與有心干犯逞兇者不同其情實可矜憫雖向來救親情切火器致死平人之案例應仍擬斬候惟查秋審呈進

黃冊時有救親情切聲請邀

恩免勾成案今若拘泥服制將該犯擬以立決不予夾簽

免勾成案載父
祖被毆條川省

張勝亨

是竟置救親情切於不議似未允協應請照情可矜

憫之例夾簽聲請謹擬夾簽錄呈

夾查例載毆死

本宗期功尊長罪干斬決之案核其情節實可矜憫
者夾簽聲明恭候

欽定等語此案郭立楨因小功堂兄郭立隴在街醉罵伊
母薛氏聽聞出向理論被郭立隴拾磚擲傷薛氏額
顙左右手背薛氏往前逃跑適該犯巡更回村薛氏

因被總兄趕毆
滑跌震動火繩
鎗斃總兄仍按
毆死總麻兄從
斬監候案載闕
段及故殺人條
陝西馬有得

卽由該犯身旁趨過郭立隴尾追聲稱欲將薛氏毆
死并用磚塊追擲該犯上前救護一時倉猝失措順
用攜帶巡更鐵手礮點放冀圖郭立隴退避不期郭
立隴追近黑暗之間適傷其肚腹倒地殞命救親實
有急情並非無故逞兇干犯且點放手礮祇圖嚇退
因黑暗之中適傷致斃與有心干犯者不同核其情
節實可矜憫相應照例夾發恭候

欽定 道光二年說帖

查郭立植因將地內所收棉花赴集集價賣適小功
服兄郭立隴在集提攤收買棉花該犯慮其少給

瞥見父被毆斃
卽時毆死功兄

錢文將棉花賣與他人郭立隴不依村罵而散後
郭立隴飲醉因該犯之母薛氏係婢女收房卽以
該犯出自婢女之言在街嚷罵薛氏聽聞出理被
郭立隴用磚擲傷額顙等處薛氏逃跑郭立隴尾
追並用磚塊追擲該犯巡更回村見而上前救護
順將攜帶巡更鐵手礮點放致傷其肚腹殞命將
該犯擬斬立決夾簽聲請改爲斬候秋審情實二
次照例改爲緩決嗣據該省結報犯母薛氏年已
七十二歲家無次丁題准留養○說帖簡畧復照
原案補錄

川督題譚元川情切救父毆死小功兄譚元貴一
案查律載卑幼毆小功死者斬決又父母爲人所殺
而子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卽時殺死者勿論註
云父母被有服親屬毆打止宜救解不得還毆若有

還毆者仍依服制科罪各等語又乾隆十三年江西
省餘干縣民陳功俚因總麻服叔陳善士戳傷伊父
陳開士身死該犯當將陳善士毆斃該省將陳功俚
依卑幼毆本宗總麻尊屬死者斬擬斬監候聲明情
有可原聽候部議經本部以已死陳善士毆死小功
服兄已罪干斬決陳功俚目擊父命被殺慘痛迫切
將行兇之總麻服叔陳善士當時毆傷身死應照父
母爲人所殺而子卽時毆死行兇人律勿論等因題
准在案今四川省巴州民人譚元川因瞥見小功服

兄譚元貴將伊父譚寬按地刀戮不能動彈該犯情
急卽用木棒鐵鋤毆傷譚元貴倒地譚寬業已身死
譚元貴亦移時殞命該省以例無明文將該犯譚元
川於卑幼毆死小功服兄斬罪上量減二等擬杖一
百徒三年具題職等案看例意悉心詳核父母爲人
所殺而子擅殺行兇人分別擬杖勿論之律係指平
人而言父母被有服親屬毆打止宜救解若有還毆
仍依服制科罪之律註係指父母僅止被毆未致於
死者而言陳功俚之案係原其復讐之心寬其擅殺

之罪雖毆斃總麻服叔亦與平人一律勿論總麻尊
長既得照平人辦理則其餘服屬皆可類推惟係遠
年成案亦難援以爲例此等子復父讐殺死尊長之
案痛關切膚義不與其戴天此時祇知復父之讐寧
慮犯尊之罪况所殺之尊長本係逞兇蔑倫罪干重
辟之人揆之情法均有可原惟獄貴持平若仍依服
制科罪僅子交簣聲明則矢之過重若論陳功俚成
案竟與平人一律勿論又矢之過輕查父母爲人所
殺而子殺死行兇人本有卽時非卽時之分則殺死

教父情切毆傷
小功叔身死

尊長之案亦應以卽時非卽時分別罪名輕重此案
譚元川目擊伊父被小功服兄譚元貴毆斃若非卽時致死自應於應
罪應斬決之譚元貴毆斃若非卽時致死自應於應
擬死罪上酌減一等問擬今該犯係屬卽時毆死該
省擬請將該犯於應擬死罪上酌減二等杖一百徒
三年罪名尙屬允協似可照襲惟原題內未將憑何
量減緣由聲叙明晰應請交司照議添叙
嘉慶十六年說帖
湖廣司 查例載毆死尊長情輕之案該督撫按律
定擬法司會同核覆若核其情節實可矜憫者夾簽

聲明恭候

欽定等語查乾隆五十入年浙江省蔡阿賢救父情切先
後用刀劃傷小功堂叔蔡士清頂心等處三傷倒地
墊傷腰服身死擬斬立決一案又五十七年雲南省
王業洪救護伊母用桿毆傷大功堂兄王業浩左右
胸肱等處四傷身死擬斬立決一案均經本部夾簽
聲請改擬斬候各在案此案唐訓谷因小功堂叔唐
先添與伊父唐廣賢口角爭鬧伊父被唐先添用刀
戳傷左膀報驗差拘嗣伊父因傷赴市就醫路遇唐

先添欲拿送究被其撿按倒地伊父起向撞頭又被唐先添推跌該犯趕攙救護被唐先添拾石毆打該犯奪石毆傷唐先添左右兩膝跑走唐先添復拾石向伊父擲毆該犯轉身瞥見用石連毆唐先添腦後等處三下身死核其情節雖先後毆打五傷致死但因伊父疊被毆跌情急救護尙非無故逞兇干犯與蔡阿賢等戳毆多傷之案情節相近且死者先經刃傷大功堂兄被控在逃犯尊藐法尤與他案死者不同該犯護父將其毆傷致死自屬可憫似可夾策賢

因見伯母被毆
聽從毆死功兄

請 乾隆六十年說帖

四川司 查例載聽從下手毆本宗小功兄至死者
除主使之尊長仍各按照制以爲首科斷外下手之
犯審係迫於尊長威嚇勉從下手邂逅至死者照感
力主使律爲從減等擬流若尊長僅令毆打而輒行
疊毆多傷至死者將下手之犯擬斬監候等語是聽
從下手毆死小功尊長罪名之應斬應流總以是否
疊毆多傷爲斷此案向子紅因小功服兄向子昌推
跌其母向周氏接住欲毆該犯上前拉救向子昌仍

不釋手向周氏情急令向子紅向子全毆打向子全拾取木棒連毆其右腳外踝該犯亦取鐵鎚毆傷其左腳內踝向子昌鬆手倒地越日殞命該督以向子紅於向子全棒毆之後又用鐵鎚毆傷卽與疊毆無異且非威嚇勉從下手向子昌死於此傷應以向子紅當其重罪將向子紅依聽從下手毆本宗小功兄至死尊長僅令毆打而輒行疊毆多傷至死例擬斬監候具題查向子紅因向子昌推跌其母向周氏按往欲毆向子昌係逆倫應死之犯當向周氏被子按

毆情急喝令毆打之際該犯聽從下手較之尋常聽從尊長勉力下手者其情尤爲可原其於向子全毆打之後因向子昌仍按住向周氏不放該犯始行下手係各毆各傷該犯所毆僅止一傷卽屬邂逅至死自應按例擬流未便以犯兄所毆之傷併歸該犯科以疊毆至斃之罪今該督以尊長喝令毆打聽從下手一傷適斃之案引用尊長僅令毆打而輒行疊毆多傷至死之例殊未允協罪關生死出入應令該督悉心按例妥擬

道光二年說帖

因謀殺人而謀
殺母之繼母

直隸司查律載謀殺外祖父母已殺者凌遲處死
又乾隆四十二年八月直隸省王錦毒死嗣母王苗
氏之母苗趙氏一案聲明該犯與苗趙氏並無服制
照凡人擬斬監候具題奉

旨刑部核擬直隸省王錦毒死嗣母王苗氏之母苗趙氏
一案聲明該犯與苗趙氏並無服制改擬斬候並引例
載母黨有犯除親母嫡母本生母仍照服制定擬外其
餘均從凡諭等語所擬殊未允協爲人後者爲所後父
母持三年之服而於本主父母降服期年卽五服服制

亦以所後爲推而於本生皆降一等是所後之親屬服制俱較本生爲重何於所後之外姻獨不得比於本生之有服乎若慮所後之外姻尊長於甥及外孫謂非其所自出故加陵虐或置於死自可權其曲直繩之以法何必制其服制而爲防乎且如本宗尊長非理謀殺卑幼其恩義已絕卽照凡人擬抵則外姻尊長亦可援以爲例并不必分所後及本生也若卑幼敢於謀殺外姻尊長卽爲干名犯義自當一例科斷又豈可強爲分別而於所後之外姻視本生轉爲末減乎善將此例悉心

斟酌更定等因欽此經本部會同禮部議請嗣後於在堂繼母之父母庶子嫡母在爲嫡母之父母庶子爲在堂繼母之父母庶子不爲父後者爲己母之父母爲人後者爲所後母之父母及本生母之父母等六項有犯謀故殺均擬斬立決再查庶子不爲父後者爲己母之父母服一項如己母或由奴婢收買其父母本有主僕名分或其父母身係優隸等輩原與齊民不同若概爲制服則良賤無分自應示以區別不在此例等因奏准是繼母之父母與親母之父母論

服雖同屬小功而謀殺則有凌遲斬決之殊誠以親母之父母屬毛離裏一脈相承恩義實爲尤重故不與繼母之父母一例問擬用示區別至於親母之繼母有犯律例向無作何辦理明文詳查亦無辦過成

案職等叅核律例悉心商酌繼母之父母因非本身

之所自出不與親母之父母同科則親母之繼母既非其母之所自出自亦難與母之親母同論比類叅觀恩義似屬相等今直隸省題李發身因謀毒張艾氏誤將繼外祖母張劉氏毒死一案該督聲稱張劉

謀殺嫁母之父
圖殺嫁母之弟

氏係該犯母之繼母究與親外祖母不同比照與在
堂繼母之父母有犯謀故殺例問擬斬決揆之情法
尙屬平允似可照覆

乾隆五十九年說帖

江西撫 題張淳財致傷嫁母之弟鄒仕賢身死一

案查律載外孫毆外祖父母死者皆斬故殺者不分
首從凌遲處死又例載爲人後者爲本生母之父母
有犯照卑幼犯本宗小功尊屬律毆殺謀故殺均擬
斬立決又律載卑幼毆外姻小功尊屬死者斬監候
故殺亦斬監候又服圖載母之兄弟服小功各等語

母舅與甥妻有
犯應按服制問
擬案載發塚條
直隸張洛管

又上年十一月據直隸省以謀殺嫁母之父母應作
何治罪咨請部示經本部核議查子之於母屬毛離
裏罔極深恩雖其母業已改嫁義絕於夫而子無絕
母之義故服期年設有干犯仍取問如律至子干犯
母之父母律例內只親母及繼母等六項立有專條
其嫁母之父母並未載有明文惟親母之父母一脈
相承恩義至重若因母已改嫁而親母之父母竟同
陌路之人有犯以凡人科斷誠與名義未協第既已
改嫁又未便與未經改嫁者並論查爲人後者於本

生母之父母與親母改嫁於嫁母之父母同爲母所
自出之人例內謀故毆殺本生母之父母照卑幼犯
本宗小功尊屬律治罪則謀故毆殺嫁母之父母自
應比照與生母之父母有犯例問擬等因咨覆在案
是親母之父母雖恩義至重而伊母一經改嫁有犯
卽不與在堂者同科則毆死嫁母之兄弟自未便仍
與在堂者並論况母已改嫁其子卽降服期年而嫁
母之兄弟服圖內並未載及其爲無服可知旣無服
制有犯自應依凡人科斷此案張淳財毆傷嫁母之

弟鄭仕賢身死該省依凡人鬪殺律擬絞監候尙屬

允協應請昭覆

嘉慶十八年說帖已纂例

川督 題袁子超毆傷張家良身死一案奉

已故繼母之兄
弟毆死外甥

批在堂則依服制身故竟同凡論不知有何依據若以
甥犯舅如其母已故亦得以凡論乎似未允協此案
交館速核等因查親屬殺傷之案悉視服制爲輕重
母黨之服有三曰外祖父母曰母之昆弟曰從母服
圖均載小功其中有名稱同而實不同如嫡母繼母
所後母本生母等項黨屬舊例論之未詳攷之載記

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
繼母之黨服是繼母之黨必因親母出而後有服明
外氏亦無二統也迨乾隆二十一年始定母黨有犯
除親母嫡母本生母黨屬仍照服制定擬外其餘均
同凡論一條卽在堂繼母黨屬亦在凡論之列矣四
十二年復奉

旨修改當遵

欽定儀禮義疏以在堂繼母之父母庶子嫡母在爲嫡母
之父母庶子爲在堂繼母之父母庶子不爲父後者

爲己母之父母爲人後者爲所後母之父母五項均與親母之父母同其母之兄弟姊妹服制亦同本生母之親屬降服一等有犯於親母之父母照殿期親尊屬律於繼母等項父母照殿本宗小功尊屬律於各項甥舅俱照外姻尊卑長幼各本律並於服制圖小功五月爲外祖父母條下添叙爲在堂繼母之父母等六項母黨親屬義報服制將二十一年釐定之例刪除是舊律繼母之黨無服今例則有服獨是例內母黨服制多端何獨於繼母上冠以在堂二字禮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妾子爲君母之父母從母服
小功傳曰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
此卽律內在堂二字之義所自祖恭讀

欽定義疏有云已母出則服繼母之黨如繼多則服在堂
繼母之黨服其所從也此卽律內在堂繼母之文所
自始義疏所載服在堂繼母之黨亦以親母旣出所
尊統於繼母故也至四十三年奉

旨改例時部議以近時出妻繼娶者少妻亡繼娶者多始
將母出爲繼母之父母改爲在堂繼母之父母今律

因之則不論母出與母故如繼母在卽爲其黨服猶
之庶子爲嫡母之黨亦以嫡母之存否實服制之有
無猶是尊無二統之意也言在堂則繼母不在不爲
其黨服明矣卽與繼母之黨有死如繼母不在不應
以服制論亦明矣此案袁子超係已死張家良繼母
袁氏之弟袁氏已不在堂該犯與死者名雖甥舅而
於禮則無服如該犯被張家良毆斃卽不得以毆死
外姻小功尊屬論今該犯將張家良毆傷身死白不
應科以毆死外姻小功卑幼之罪該省將該犯依闕

後母之子謀殺
前母之兄弟

殺律絞候與律相符應請照覆

嘉慶二十一年說帖

河撫 咨任毛謀砍前母胞弟趙七身死請示一案

查例載凡於親母之父母有犯仍照本律定擬外其
於在堂繼母之父母庶子嫡母在為嫡母之父母庶
子為在堂繼母之父母庶子不為父後者為己母之
父母為人後者為所後母之父母及本生母之父母
嫁母之父母等七項有犯即照卑幼犯本宗小功尊
屬律毆謀故殺均擬斬立決謀殺已行已傷及鬪毆
傷亦各照本宗服制本律分別定擬至親母繼母等

各項甥舅有犯俱照外姻尊卑長幼本律治罪與嫁
母之弟兄有犯以凡論等語此條前親母之父母等
七項係乾隆四十二年定例迨嘉慶十九年復增嫁
母之父母一條至今遵行其繼娶妻所生之子與前
妻之父母兄弟有犯作何治罪例內並未議及職等
伏思親屬相犯悉以服制之有無定罪名之輕重至
子於母黨親屬則從母而服其黨故謂之從服有犯
亦以服制論禮經云從服者所從亡則已註謂若爲
君母之父母昆弟也又云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註

謂若自爲己之母黨也是親母則無論母之存否俱爲其黨服嫡母則必母在而始爲其黨服禮經已有區分將其所謂君母者指妾子之於嫡母而言卽現行例內庶子嫡母在爲嫡母之父母一項亦指妾子而言今例嫡母在父不得更娶無所爲繼母卽無繼妻之子爲在堂嫡母親屬持服之事若妻死繼娶所生之子爲嫡母之黨有無持服禮經與今例亦皆無明文竊謂從服之義統於所尊尊無二統本宗有之外氏亦然繼妻之子爲其母之黨禮當有服所尊統

於親母則不得爲嫡母之黨服明甚且禮傳妾子爲君母之父母從母服小功若君母不在則不服妾子猶然則繼妻之子可知又禮經誠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繼妻之子與妾子爲父後者正同妾子爲父後不服已死嫡母之黨則繼妻之子不得服已死嫡母之黨又明矣至禮經所論母之不在與爲母黨之服不服係統母之父母及母之昆弟姊妹在內卽今例所載在堂繼母及嫡母在之文亦統母舅母姨在內並非專指外祖父母也核古證

今可以隔反此案任毛係伊父繼妻尹氏所生已死
趙七係伊父前妻趙氏之胞弟尹氏於該犯係身所
自出該犯應爲其母之黨服既服尹氏之黨卽不得
再服趙氏之黨不得服趙氏之黨則於趙氏之黨屬
有犯卽當在從凡之列不得復以母黨親屬照服科
罪今任毛謀砍趙七身死自應卽同凡論謹擬彙尾
錄呈

案

查母黨親屬有犯殺傷之案悉視服制之

有無定罪名之輕重例內所載在堂繼母及嫡母在
之文係統包母之父母及母舅等項在內並非專指

河南省王建立
故殺兩姨表弟
張闢生惟王建
立之母王張氏
業已改嫁應照
凡論斬候乾隆
三十二年所見
集案

母之父母而言至繼妻之子於伊父前妻之母家黨
屬有犯例無治罪明文惟查從服之義統於所尊尊
無二統則從服無二服繼妻之子爲其母之黨例應
有服則不得再服前母之黨明矣且禮經載庶子爲
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得爲君母之黨服繼妻之子
固非庶子父之前妻固非親母其與妻子爲父後者
名異而實則同妻子爲父後不爲已死嫡母之黨服
則繼妻之子不得爲前母之黨服又明矣定例旣無
服制如有干犯卽不在例載照服制科罪之列自應

外祖父母毆死
外孫童養之妻

仍同凡論此案任毛係伊父繼妻尹氏所生之子該
犯謀殺前母趙氏胞弟趙七身死尹氏爲該犯所自
出之親母例得爲親母之黨服既服親母尹氏之黨
則不得服前母趙氏之黨其於趙氏之黨屬有犯卽
不得復以母黨服制論任毛一犯自應仍依凡人謀

殺本律科斷應令該撫照律擬具題

嘉慶二十一年說帖

南撫題范王氏毆傷劉喻氏身死查劉喻氏係范
王氏外孫劉潤澤童養之妻服圖內載爲外祖母小
功五月妻於夫外親服降一等推類比觀應照毆外

出嫁之姑毆死
在室期親姪女

姻總麻卑幼問擬將范王氏依外姻尊長毆總麻卑
幼至死律絞候
道光二年案

直督 谷張吉氏毆傷吉九兒身死查吉九兒係張
吉氏在室期親姪女今該氏業已出嫁按服圖降服
大功例無出嫁姑毆死降服大功姪女治罪明文應
比照尊長毆殺小功堂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收贖
道光四年案

僧人毆死大功
弟照凡論擬絞

北撫題僧覺名等共毆黃義身死一案查例載僧
尼干犯在家祖父母父母及殺傷本宗有服尊長各
按服制定擬若殺傷本宗卑幼無論鬪毆謀故俱以
凡論本宗卑幼殺傷出家之親屬仍各依服制科斷
等語此案僧覺名因本宗大功服弟黃義將其已故
胞兄黃日盛之妻改嫁得受財禮黃義伯母張氏詢
知錢文俱已花用未將黃日盛生前債負歸償嗔斥
其非黃義爭鬧張氏氣忿赴覺名之兄黃日有家告
知令爲理諭適覺名與黃日富均在彼聽聞將張氏

勸回覺名等至黃義家理斥黃義囑罵黃日富用刀
戮傷其右膝右胎膊左臙肋黃日有趕攏將刀接過
黃義取鐵鋤向黃日有撲毆黃日有用刀格戮致傷
其左肱肘覺名將鋤奪過用柄打傷其左肱肘左腳
腕黃義又取鐵錘亂毆黃日富用手格落將其扳跌
倒地揆住黃日有復用刀背毆傷其右肱肘右腿臙
歇覺名拾鐵錘毆其左右腳踝骨損頰命查黃義被
毆各傷惟覺名所毆傷至骨損應以下手傷重擬抵
該犯係死者大功服兄按本宗服制毆殺同堂大功

喇嘛收胞姪為
徒後將姪毆死

弟依律應擬滿流惟該犯係屬僧人自應按僧尼殺
傷在家本宗卑幼無論鬪毆謀故俱以凡論科斷該
僧將該犯依共毆人致死下手傷重者擬絞監候係
屬照律辦理其餘黃日富黃日有等罪名仍按毆大
功卑幼折傷以上依律減三等定擬均無錯誤應請
照覆

嘉慶二十一年說帖

熱河都統 咨喇嘛嘎勒第致死已收為徒之胞姪
吹巴勒藏一案該都統將嘎勒第依弟子違犯教令
以理毆責照尊長毆死大功卑幼律擬絞例上酌減

二等擬流部議嘎勒第以胞姪吹巴勒藏爲徒名爲
師徒誼屬尊長恩養教誨依然猶子且嘎勒第年未
四十例不收徒應仍按服制照期親伯叔毆姪至死
律擬徒

嘉慶十九年直隸司案

浙江司 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奉

因姦盜殺卑幼
乃僧人殺卑幼

上諭刑部進呈秋審招冊朕詳加披閱內浙江省僧靜峯
起意毆死其俗家胞弟周阿毛圖賴刑直武等一案照
故殺期親弟妹律擬絞監候又江西省郭義煥謀財殺
死小功堂姪郭丫頭仔一案照尊長謀殺本宗卑幼已

殺者依故殺律擬絞監候雖皆擬入情實而所引之律俱未允協僧人披剃出家卽不當復論其俗家卑幼且致死人命卽已犯其殺戒今靜峯因周阿毛癡呆無用輒行謀死圖賴洩忿兇殘殊甚旣不念手足之誼何得復援尊長之條至郭義焙因其六歲幼姪郭丫頭丫頭帶銀項圈輒行起意扭取見其哭喊遂行推跌糞坑溺斃兇惡殘忍情殊可惡且該犯意在圖財視伊姪如草芥盜攫而殘其命於死恩義已絕又豈可復引謀殺卑幼之條乎夫尊長之於卑幼或不遵教誡或干犯名分

責打致斃本律原止擬流若謀財害命及強盜得財致死弟姪更復有何倫理以及同姦卑幼之妻復將卑幼謀殺者此等兇徒身已蔑倫傷化定擬時轉因倫紀原情又豈明刑弼教之本意乎朕辦理庶獄盤空衡平輕重悉示其人之自取而於秋讞大典披覽再三期於無枉無縱若此二案尙未合情理之正著刑部另行改擬具奏等因欽此臣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僭人如犯其祖父母父母及有服尊長致死均應仍按服制依律從重論若致死本宗卑幼無論鬪毆謀故俱以凡論

依律定擬女尼道士喇嘛均係出家之人亦應一例
辦理至尊長謀殺卑幼之案應請嗣後謀財害命強
盜殺人及圖姦謀殺於卑幼恩義已絕者俱照平人
一例辦理其餘尋常親屬相盜及謀故毆殺卑幼等
案仍照舊例辦理所有本年秋審冊內浙江省僧人
靜峯業經改擬斬罪本日奉

旨予勾其江西省郭義煒一犯照例應擬斬決查該省秋
審於初四日卽屆

勾到之期應將郭義煒改擬斬罪恭候

勾到等因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欽此 通行已禁例

嗣因各省辦理參差於五十二年奏明如圖謀財
產強盜殺人圖姦謀殺卑幼等案悉照平人辦理
其餘謀故殺卑幼圖賴他人財產者仍依服制科
斷嘉慶六年因查悉照平人辭理句原指依平人
謀故殺人斬候不得依謀故殺卑幼擬絞但平人
謀財害命強盜殺人罪應斬決斬莫應改爲悉照
平人謀故殺律問擬斬候不得復依服制寬減以
免牽混

蘇撫 題仰存升謀毒大功堂弟仲存禮身死一案

查例載功服以下尊長殺死卑幼如係圖姦謀殺悉

照平人謀故殺律問擬斬候不得復依服制寬減等

圖姦不遂如姦
謀殺大功弟

語是實長因姦謀殺卑幼以凡論之例係指圖姦卑
幼之妻因而謀斃卑幼者而言此案仲存升因大功
堂弟仲存禮與堂兄仲存高之妻朱氏通姦該犯窺
破亦向朱氏調姦被朱氏斥罵並告知仲存禮屢向
該犯尋釁並欲拚命該犯心懷妒恨起意致死洩忿
適仲存高邀伊與仲存禮一同飲酒該犯乘間下毒
以致仲存禮毒發殞命朱氏灌救得生查仲存升如
果圖姦仲存禮之妻將其謀毒斃命自應以凡人科
斷今已死仲存禮係與堂兄之妻通姦亦屬亂倫卑

幼該犯妒姦謀殺應仍按服制照謀殺卑幼本律問擬該省將仲存升依尊長謀殺卑幼已殺者依故殺法故殺同室大功弟律擬絞監候朱氏依姦內外總麻以上親律杖一百徒三年均屬相符應請照覆

嘉慶十八年說帖

明戲族姦使斥
挾恨謀殺功弟

廣西撫題梁宇燊謀殺大功室弟梁孔昆身死一案查律載故殺大功弟者絞監候又尊長謀殺卑幼已殺者依故殺法各等語此案梁宇燊因調戲族姪婦龐氏被大功室弟梁孔昆見而斥責並欲投族評

從妻實姦被辱
毆死小功叔

理梁宇焯情誘躲避嗣梁孔昆由梁宇焯門首經過
梁宇焯觸起前嫌起意致死洩忿將梁孔昆用木棒
狠毆斃命查該犯挾嫌謀殺卑幼按律應依故殺法
該省將該犯依故殺大功弟律擬絞監候情罪相符
應請照覆

嘉慶十七年說帖

江西司 查卑幼致死尊長之案必須根究確情按
律嚴懲况縱姦卑幼商同姦夫致死理阻之尊長豈
可從輕開脫致死者含冤兇徒倖免殊非明刑弼教
之道此案李紹江貪利縱妻鄧氏與巫井生仔通姦

經伊同居小功堂叔李淙芳撞遇囑李紹江拒絕嗣
巫井牛仔與鄧氏李紹江在房飲酒李淙芳見而將
巫井牛仔攆逐斥責李紹江縱姦無恥稱欲一併控
究李紹江因李淙芳多替阻撓起意毆打出氣並使
畏懼不敢再阻邀允巫井牛仔幫毆李紹江抬刀砍
傷李淙芳頂心帶傷偏右並劃傷腦後巫井牛仔用
鐵尺戮傷李淙芳咽喉倒地旋即殞命李紹江起意
私埋與巫井牛仔邀同獲案後病故之賁老宜雜等
將屍殮至附近牛婆山掩埋嗣經屍妹鄧李氏回家

不見伊兄蹤跡向鄧氏盤出前情報驗獲犯審訊該
撫將巫井生仔依其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律擬
絞監候主紹江於凡人原謀擬流罪上加二等發近
邊充軍等詳其題_臣等詳核案情李紹江縱茲無恥
被小功堂叔理阻斥責正應悔過自新立時拒絕乃
敢糾邀姦夫毆打出氣並使畏懼不敢再阻實屬目
無尊長查原驗屍格傷俱致命頂心刃傷深至抵骨
咽喉鐵尺戮傷皮骨破碎傷皆奇重如該犯等僅圖
毆打何至下此毒手立斃其命難保無因李淦芳屢

次阻姦挾嫌蓄意謀害致死滅口情事倘竟係謀命
卽應將該犯李紹江依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律問擬
斬決姦夫巫井生仔分別造意加功擬以斬絞監候
今該撫憑該犯等狡飾供詞並不嚴切根究以犯姦
逞兇之罪人而僅科以同謀其毆之凡關於例意已
不爲照協況檢閱全案供招疑實叢多罪名生死出
入攸分應令該撫遴委賢員秉公嚴審確情按律妥
擬具題

道光五年說帖

因姦謀殺族兄
誤殺功兄

蘇撫題崔崧慰謀殺無服族兄崔隆楹致誤殺小

功服兄崔隆叔身死一案查律載謀殺人而誤殺旁人者以故殺論又卑幼毆本宗小功兄死者斬決故殺亦斬又名例律載犯時不知者依凡論註云謂如叔姪別處生長素不相識姪打叔傷官司推問始知是叔正依凡人鬪法各等語此案崔隆魁與無服族兄崔隆楹之妹崔五女通姦被崔隆楹撞見禁止時被崔隆楹崔隆槐弟兄辱罵崔隆魁挾恨欲將崔隆楹崔弟兄殺死洩忿探知崔隆楹外出將歸乘夜在途等候適伊小功服兄崔隆和經過崔隆魁誤認爲崔

尊長卑幼實係
別處生長犯時
不知照凡論案
載本條別有罪
名條

崔隆魁用刀疊砍崔隆和斃命該省將崔隆魁依犯時
不知照凡人故殺律擬斬監候等因查犯時不知以
凡論之律係指尊長卑幼別處生長素未識面毆打
後官司推問始知而言非以誤殺爲犯時不知也今
崔隆魁與已死小功服兄崔隆和係屬同村居住朝
暮相見焉得爲犯時不知如謂該犯行兇時係因黑
夜誤認卽爲犯時不知查黑夜疑賊致斃定期功尊長
謀故圖殺各本律定擬如黑夜疑賊誤斃定期功尊長
或與人鬪毆而誤斃定期功尊長俱應仍照本律問村

斬決援例夾簽聲請若如該省所擬則黑夜疑賊誤
斃尊長與關毆誤傷尊長致死亦將以犯時不知卽
依凡人鬪殺擬以絞候乎在黑夜疑賊誤斃及關毆
誤斃初時皆不知爲尊長且非有心欲殺尙應各按
服制本律擬以斬決僅得夾簽聲請豈有蓄意謀殺
他人而誤殺尊長轉得照凡人鬪擬斬候之理律旣
明言謀殺人而誤殺旁人以故殺論自應卽照卑幼
故殺尊長本律定擬該省依犯時不知照凡人故殺
律擬以斬候係屬錯謬自應更正應將崔隆魁改依

圖姦殺死尊長
應添因姦字樣

謀殺人而誤殺旁人以故殺論卑幼故殺小功兄死
者斬律擬斬立決該犯因姦謀命誤殺尊長淫兇陰
惡情無可原案既訊無疑實應卽依律收擬斬決具
題毋庸駁令另擬

道光三年說帖

安徽司一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十六日奉

上諭刑部題覆安徽省程尙儀砍傷小功服姦程劉氏身
死定擬斬決一本固屬罪無可加已照發批發矣但核
其情罪該犯因圖姦姪婦錢氏未成被伊姪程劉氏冒
罵反生氣忿頓起殺機砍傷致死實係因姦故殺尊屬

該部按律定擬僅依卑幼毆木宗小功尊屬死者斬律擬斬立決核之該犯因姦故殺情節尙未允協嗣後如有此等案犯應將因姦故殺專條援引定罪如律內未此條卽著刑部堂官另行酌擬添入條例欽此臣等伏思卑幼殺死有服尊長已屬違犯干犯其因圖姦親屬拒殺赴救之有服尊屬則淫兒更甚乃歷來因其罪無可加止聲明服制本律援引定擬不將因姦起覺叙明則所引之例與案情終未符合誠如

聖諭核之情節實有未協今臣等悉心酌議嗣後凡卑幼

因圖姦親屬起釁故殺有服尊屬之案按其服屬罪
應斬決凌遲無可復加者於援引服制本律之上添
載卑幼因姦故殺尊長字樣以昭明切再查卑幼毆
故殺尊長律內所稱本宗小功大功則擬斬決餘俱
監候是外姻之小功緦麻及本宗之緦麻按服制定
罪仍正監候此等因姦故殺尊長之案情罪均屬較
重亦應定擬立決以懲淫兇並請嗣後凡卑幼圖姦
親屬故殺本宗外姻有服尊長罪止斬候者均改爲
擬斬立決等因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初六日奉

疑賊誤殺兄不
得照犯時不知

官依議欽此 通行已纂例

江西撫 題嚴久榮疑賊誤傷大功兄嚴久條身死
遵駁改正一案奉

諭此案先經該撫以該犯嚴久榮黑暗中不辨面貌以
致疑賊誤砍大功堂兄嚴久條身死係屬犯時不知
照凡人鬪殺律問擬絞候具題該司以該犯即使毆
由於誤自應仍照誤傷尊長至死本例照本律擬罪
夾簽聲請題駁去後茲據該撫遵照改擬將嚴久榮
依律擬斬立決聲明並非有心干犯等因具題惟該

撫援引嘉慶十二年劉惲瑱疑賊誤殺小功堂兄劉惲琴身死一案該省依卑幼毆本宗小功兄死者斬律擬斬立決經該司收照犯時不知律依凡人鬪殺律擬以絞候此案情節相同是以照凡鬪問擬等語現屆大修律例之年應交館核定以昭畫一並擬彙送閱等因檢查十一二十三等年四川省陳廷榮直隸省李世得等誤殺期功尊長各案均依本律擬斬立決夾簽聲請改斬監候在案惟卑幼捉姦誤殺犯姦之尊長因例內明知故毆者尙得准從寬宥故不

知係尊長而誤毆者原其義忿之真情准照犯時不知律科罪其餘因關致誤疑賊致誤之案例既以關殺論卽應照毆死尊長本律辦理此案既據該省於疏內援引十二年劉惲瑱一案似應申明律意通行遵辦免致各省援引歧誤再查十九年本部纂有疑賊毆斃人命悉照謀故關殺各本律例定擬一條現今遵行在疑賊致斃平人尙應仍照關毆本律定擬則疑賊致斃尊長自當仍照服制科罪舉一可以隅反似可不必另議修纂條例謹擬彙尾夾簽呈候

閱定遵辦

稿查律載卑幼毆本宗大功兄死者斬又

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依凡人論註云謂如叔姪
別處生長素不相識姪打叔傷官司推問始知是叔
止依凡人鬪法又例載疑賊致斃人命悉照謀故鬪
殺各本律例定擬各等語此案嚴久榮與大功兄嚴
久條鄰屋居住該犯於黃昏時割菜回家瞥見鍾延
和竊取衣被從園內走出該犯喊捉嚴久條聞喊走
至幫同捕賊該犯因黑暗中不辨面貌疑係夥賊卽
用刀向砍致誤傷嚴久條身死前經該省將該犯依

犯時不知律照凡人鬪殺擬以絞候具題經臣部駁

今照卑幼毆傷尊長至死本例辦理茲據遵嚴更正

應如該撫所題嚴久榮合依卑幼毆本宗大功兄死

者斬律擬斬立決照例刺字逸賊鍾延和飭緝另結

至該撫疏稱嘉慶十二年劉輜瑛因疑賊誤殺致傷

小功堂兄劉輜琴身死一案依卑幼毆本宗小功兄

死律擬斬立決題准部覆改依鬪殺律擬絞監候前

因嚴久榮捕賊誤傷大功兄嚴久條身死與劉輜瑛

案情相同是以將嚴久榮照凡人鬪殺律問擬等語

臣等查疑賊致斃人命之案從前辦理原未盡一嗣於嘉慶十九年修例時奏明嗣後疑賊致斃人命悉照謀故鬪殺各本律例定擬纂爲定例遵行此案前據該撫審照凡人鬪殺擬絞_臣部以疑賊致斃平人尙應照謀故鬪殺各本律例定擬未便以有關服制之案準從凡鬪科罪駁令另行改擬該撫所引劉輿珮一案係在未經定例之先應毋庸議再該撫既有拘泥沿誤之案恐各省亦有似此踵誤應通行各省嗣後卑幼毆死期功總麻尊長如係疑賊誤毆或因

闖誤毆致斃者悉照毆死尊長本律擬罪分別情節
輕重照例夾簽聲請并得率引犯時不知之律致啟
擬飾避就之端以重服制而昭盡一
夾查例載卑
幼誤傷尊長至死罪干斬決審非逞兇干犯仍准叙
明可原情節夾簽請

旨等語此案嚴久榮與大功堂兄嚴久條鄰屋居住該犯
於黃昏時割菜回家瞥見鍾延和竊取衣被從園內
走出該犯喊捉嚴久條聞喊走出對捕該犯因黑暗
中不辨面貌疑係夥賊卽用刀向砍誤傷嚴久條身

死核其情節實係疑賊誤傷並非有心干犯與夾簽
之例相符既據該撫於疏內聲明相應照例奏請恭
候

欽定

嘉慶二十四年通行

山東司 查例載因被尊長搶竊財物致有殺傷者
依服制殺傷本律問擬不得照凡人擅殺傷科斷又
律載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依凡人論註云謂如
叔姪別處生長素不相識姪打叔傷官司推問始知
是叔止依凡人論法又如別處竊盜偷得大祀神御

之物如此之類並是犯時不知止依凡論同常盜之律又例載捉姦殺死犯姦尊長之案犯時不知及止毆傷者照律勿論各等語又嘉慶二十四年本部題覆江西省嚴久榮疑賊誤傷大功兄嚴久條身死案內將犯時不知律意詳叙聲明嗣後卑幼毆死期功尊長如係疑賊誤毆或因鬪誤毆致斃者悉照毆死尊長本律擬罪等因通行在案此案田華茂因小功服兄田華玉黑夜至伊家行竊驚覺起捕未經認明用棍毆傷田華玉身死前據該撫以該犯田華茂時

在黑夜倉猝追毆實屬犯時不知應以凡論將該犯依事主因賊犯黑夜偷竊登時追捕毆打至死例擬徒咨部經本部查核案情與犯時不知律註未符駁令另行定擬去後茲該撫以犯時知律註內有如此之類字樣所推者廣如果律註未載不准推廣則犯時不知係官差而誤殺諸如此類援引犯時不知之律奉部覆准者不一而足且捉姦殺死犯姦尊長例內載明犯時不知照律勿論亦止論其犯時知與不知不問其生長是否異地更屬顯而有徵並援引

遠年成案將田華茂仍照原擬咨部查犯時不知律註內有叔姪生長別處及別處竊盜神御之物如此之類等句所包雖廣然註所未及可以推類其餘註所已明豈能意爲開脫蓋言叔姪者可以推及一切有服親屬言別處竊盜神御物者可以推及一切官物概不得推廣於律義之外如謂捉姦殺傷尊長例內指明犯時不知並不問其生長是否異地不知親屬重姦不重盜是以專於殺姦例內指明而不載在竊盜例內以此隅反則殺死搶竊尊長之案其必應

仍照律註分別辦理尤不煩言而已解至不知官差而誤殺正與不知神御之物而誤偷情無二致可以類推若大功兄弟有犯律註業已註明叔姪別處生長素不相識止依凡人鬪法不此之推又豈能旁徵曲引致罪名大有出入且該撫所引各成案俱係遠年未經通行既不得援以爲據又係在二十四年嚴久榮通行之前未便按照辦理所有田華茂一案仍令該撫詳繹律意查照本部前行妥擬具題

道光十一年說帖

陝西司 查此案符勉娃因小功堂叔符自義乘夜至伊家偷拉慈順該犯聽聞門鎖聲響黑影中持斧追趕捉賊見賊人將鹽鬆放棄逃該犯追捕用斧砍傷賊人偏右腦後倒地該犯仔細看覷始知係伊堂叔扶救罔效移時殞命該撫以符勉娃黑夜捕賊實屬犯時不知照律依凡論將符勉娃依事主黑夜來賊登時毆打至死例擬以滿徒等因查嘉慶二十四年本部於嚴久榮案內聲明嗣後卑幼毆死期功尊長如係疑賊誤毆致斃者悉照毆死尊長本律擬罪

久經通行在案今符勉娃因疑賊追捕砍傷小功堂
叔符自義身死案係誤殺與犯時不知律註內生長
別處素不相識者不同該撫率照凡論擬徒實屬錯
誤應令另行妥擬具題

道光十年說帖

湖廣司 查此案徐立發因大功堂兄徐立申乘夜
撥開伊房門偷竊錢文該犯驚醒喝問不答疑爲賊
斷撲刀連戳徐立申右耳根等處身死該撫以可否
卽依犯時不知勢照死不諍時捕毆賊犯至死例擬
徒抑仍按服制本律擬斬聲明可原情節咨請部示

查徐立發因大功堂兄徐立申黑夜行竊該犯疑係
外來賊匪用刀將其殺傷身死與犯時不知律註內
生長別處素不相識者不同至卑幼捉姦殺傷犯姦
尊長亦得依犯時不知定擬之條原以親屬重姦不
重盜故既原其姦念之情又寬其誤殺之罪其餘知
不得於律例之外強爲牽附致令服制重案均與凡
闕同科檢查嘉慶二十四年間江西省嚴久榮疑賊
誤傷大功兄嚴久係身死案內將犯時不知之律意
通行各省在案自應畫一辦理所有徐立發一案應

令速飭按例妥擬具題

道光九年說帖

三長

圖產謀殺小功
姪傷而不死

河撫題張彭齡圖產謀殺小功服姪未死一案查
功服以下尊長圖產謀殺卑幼之命例應照平人謀
故殺問擬至圖產謀殺卑幼傷而未死例無治罪明
文惟檢查嘉慶元年於核覆吉林僧興德一案擬絞
秋審情實免

勾在案今張彭齡因圖謀小功服姪張鐸財產起意謀害
將張鐸誑醉毆傷推入井中張鐸喊經張懷端撈救
得生該省以尊長圖產謀殺卑幼應照凡人謀殺問
擬則傷而不死自應亦照平人科斷將張彭齡依尊

長圖產殺害卑幼之命照平人謀殺問擬例謀殺人傷而不死律擬絞監候核與例意及辦過成案相符應請交司將擬絞入實免

勾成案於彙內聲叙並將成案附錄

道光六年說帖

吉林將咨僧興德之大功堂弟扎隆阿年甫十一

父兄俱故其母曾託僧興德照看並許日後分給產業後僧興德因扎隆阿之母並不提起分產起意將扎隆阿致死冀圖承繼得產囑令家奴色勒納將扎隆阿推入河內淹死色勒納不允僧興德

嚇稱欲行處死色勒納畏懼應允嗣兩次同在河
邊頭耍色勒納仍不下手僧興德又屢次嚇逼色
勒納害怕聽從將扎隆阿誘至井邊擊在井內經
救未死該將軍將僧興德照尊長謀殺大功卑幼
已傷律擬流發伊犁當差繕本部改依凡人謀殺
人傷而不死律擬絞監候秋審時列入情實免
勾在案

嘉慶元年奉天司案

欲毒功叔誤斃
功弟毒傷弟妻

河撫題丁豹因挾小功服叔丁頓不卽退還地價
之嫌輒起意謀斃丁頓父子洩忿查該犯謀毒丁頓

已行未傷并小功服弟丁恭丁紅飭而未死均罪止
擬流其誤毒無服弟妻丁王氏傷而未死應同凡論
惟丁王氏係丁恭之妻未便以誤殺旁人科斷應照
誤殺其人妻女之例依誤殺人傷而不死本律擬以
絞候其毒斃小功服弟丁青亦罪應擬絞二罪相等
從一科斷將丁豹依尊長謀殺本宗卑幼已殺者依
故殺法照毆死小功卑幼故殺亦絞律擬絞監候

道光三年案

因其父兄刻薄
謀殺年幼卑幼

山西司 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初四日奉

上諭本日朕閱山西省情實人犯招冊內絞犯余文全一起因恨伊胞叔余發不行周濟起意將其年甫十二之幼子余興成子致死洩忿隨詎入場內揪倒在地用石連毆殞命又絞犯孫式漢一起因年甫十歲之小功堂姪孫寬漢子摘取所借鐵抓欲走該犯奪抓毆砍孫寬漢子倒地憶及其父母相待刻薄頓起殺機用鐵抓連砍殞命以上二案刑部均照原擬依尊長謀殺本宗卑幼律問擬絞候入於情實辦理未爲允協尊長致死卑幼其情節輕重原有區別如卑幼果有一不安本分下流

爲匪等情爲尊長者訓誨不悛恐貽羞族黨以致責打
殞命自應按照定律問擬勾到時尙可不行子勾若因
挾嫌懷忿輒倚尊長名分故行毆打致死甚或覬覦家
資肆意陵虐毆斃並功且其中致絕人子嗣者有之是
其殘忍已極恩義斷絕卽當以凡論不得再援尊長之
例按照定擬今余父全因伊胞叔余發不行資助輒將
大功服弟余興成子用石毆斃孫式漢因孫寬漢子攜
取鐵抓奪毆憶及其父母相待刻薄頓起殺機是其致
死緣由實因圖洩忿恨利己慘斃幼孩情節均屬殘忍

自應卽以凡論乃刑部仍照尊長致死卑幼律擬絞候
引用例條未免乖濫殊非弼教明刑之義嗣後凡遇尊
長謀殺本宗卑幼之案其應如何分別案情定擬罪名
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悉心定擬具奏欽此臣等
伏思尊長殺死卑幼如因索借資財及相待刻薄起
釁在親屬有其財之義如果卑幼坐擁豐厚膜視尊
長不加周卹或有薄待干犯各情因而致斃尙可以
殺由忿激爲言至若童穉無知之弟姪並無前項觸
忤情節祇因其父母伯叔兄長不行資助及相待刻

薄輒挾嫌遷怒倚恃尊長名分肆意陵虐慘毒斃命
是死者年幼無辜該犯殘忍無倫實屬恩義斷絕誠
如

聖諭卽當以凡論不得再援尊長之例臣等悉心酌議應
請嗣後尊長殺死卑幼之案如卑幼並無觸犯情節
祇因其父兄伯叔平日不肯資助及相待刻薄挾有
夙嫌將其無辜幼小子嗣弟姪遷怒故行殺害圖洩
私忿年在十二歲以下者悉照凡人謀故殺本律擬
斬監候不得復依服制科斷其餘尋常謀故殺之案

仍照舊例辦理所有本年山西省秋審冊內徐文全
孫式漢二起刑部卽照新例改擬罪名將該省

黃冊敬謹領出改繕進呈恭候

勾到等因奉

旨向來尊長謀殺本宗卑幼問擬罪名雖有定例但案情
輕重不同如係謀財害命強盜放火殺人及圖姦謀殺
並因挾有父兄夙嫌遽怒無辜幼小子嗣弟姪故行殺
害以致絕人子嗣則殘忍已極恩斷義絕自應卽照平
人科斷此爲明刑弼教起見並非有意從嚴是以令軍

機大臣會同刑部將原定之例分別妥議具奏今據準酌案情增定條例於情法益昭平允著依議行法可定而情不同仍在該部就事一一準酌辦理耳欽此

通行已纂例○嘉慶六年因查謀殺幼孩之例俱以十歲爲斷應改爲十歲以下再此例因其挾嫌慘殺稱小卑幼故照凡人謀故殺律斬候若年在十一歲以上仍應依律擬絞絞候

挾小功兄之嫌
殺其九歲幼子

晉撫 題田義因借用小功兄田林鐵銼還遲致被罵毆並該犯占種地畝被控經田林供證拏輸心懷忿恨起意將其九歲幼子田甲辰致死洩忿正與挾嫌遷怒謀殺幼小卑幼問擬斬候之例相符應毋庸

挾嫌乘隙殺死
大功弟

照平人謀殺十歲以下幼孩例改擬斬決以示區別

乾隆五十八年說帖

陝撫題楊伏祿謀殺大功堂弟楊伏祥身死一案
查楊伏祿先因已死之楊伏祥私摘伊地內青菜理
斥被其推跌落坑經勸而回嗣楊伏祥從伊瓜地經
過楊伏祿恐其將瓜踏損喝阻楊伏祥氣忿故意將
瓜踏傷十數枚楊伏祿年老無奈隱忍迨後見楊伏
祥獨自睡臥該犯觸起前嫌潛至楊伏祥身邊用刀
棒將其砍殺殞命既據該犯供明實係起意致死並

據該撫揭內聲明該犯掛嫌謀殺乘其睡熟毆砍致死自應以謀殺科斷該犯係楊伏祥大功堂兄尊長謀殺卑幼已殺者依故殺法該省將該犯依故殺大功堂弟律擬絞監候情罪相符應請照覆

嘉慶十八年說帖

毆期親尊長

兩弟將兄毆傷
後兄因醉跌斃

貴撫 谷吳阿二被弟吳阿三吳阿四毆傷後因酒

醉自行跌傷身死一案查關毆傷人後別因他故身

故者律不抵命各從本毆傷法此案吳阿三吳阿四

與胞兄吳阿二口角爭鬧吳阿三用拳毆傷吳阿二

胸膛吳阿四亦用拳毆傷吳阿二右耳根經伊戚用

見先勸阻該犯吳阿三吳阿四先行走回迨吳阿二

在周見先家飲酒過醉手拿板凳安放乘涼凳撞門

枋失跌墜傷腎囊穀道臍肚殞命查吳阿三吳阿四

因瘋毆死期親
服制案載戲殺
誤殺過失殺傷
人條

德惠胞兄裝傷
圖賴致令傷斃
并兄自欲尋死
弱弟動手加功
各案俱載謀殺
祖父母父母條

刑部

三

均止用拳將伊兄吳阿二毆打一下吳阿二後因酒
醉自行失跌墊傷腎囊等處斃命係屬別因他故並
非死於該犯等所毆之傷自應各依本毆傷法止科
傷罪該省將吳阿三吳阿四均依弟毆傷胞兄律擬
徒係照律辦理惟查卑幼其毆期親尊長必須主使
謀毆方有首從可分今吳阿三吳阿四係各自毆打
並非吳阿四聽糾其毆亦非聽從主使自應各科各
罪該省依爲從減一等之處係屬錯誤應請交司將
吳阿四改依弟毆傷胞兄律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五年說帖

兄已跌傷復被
弟毆死由於跌

直督 題李昌先自跌傷後被胞弟李茂毆傷旋因
跌傷抽風身死將李茂加等擬流咨部以是否屬係
跌傷有無證據駁令確訊去後茲據該督疏稱覆審
李昌因恨李茂不給豆石花費乘醉攜刀尋鬧由糞
堆爬牆入院因失手倒栽牆下石上撞傷顙門偏右
李茂奔告胞叔李淑斌趕到目擊勸解迨後李淑斌
又因其頭帶血痕用布包裹則實係跌傷有據且驗
屍時於牆下查驗石塊血跡相符更爲跌傷確據至
李昌已將弟家鐵鍋打破李淑斌趨至喝阻不聽復

持刀逞兇向扎李淑斌喝令李茂毆打奪刀李茂用拳毆其左右肋不能奪刀復棍毆臙倒地始將刀奪下李淑斌代爲包裹送回嗣李昌將包布揭開傷處進風越八日抽風殞命則李昌頗門實係自行跌傷死由抽風毫無疑義但李茂毆傷李昌左右肋臙肋雖係伊叔教令傷非致命實屬有干倫紀應仍照原擬等因應如所題李茂合依弟毆胞兄傷者杖一百徒三年律量加一等擬杖一百流二千里

乾隆三年案 照所見集錄

見姊赤身私室
推扶致姊傷斃

川撫題李開甲胞姐黃李氏在夫家守志李開甲
前往探望與李氏夫弟黃在伸同宿是夜李氏私產
一女自行取鋤打死李開甲開小兒啼哭同黃在伸
進視見李氏俯立牀邊下體光赤李開甲促其就寢
李氏不顧李開甲以指在伸現在門外耳目逼近情
狀難堪而伊姊赤身又不便近前攙扶羞忿交迫倉
皇無措隨尋鋤推挫李氏上牀不意失手致傷腰眼
李氏仆跌撻傷額顙詎李氏仆跌之後又產一女李
氏旋即殞命其姑呂氏聽聞急忙奔視不知女姪在

地失脚踣斃將李開甲擬斬立決呂氏照過失殺收

贖其贖查李氏失節私產在李開甲原屬羞忿難堪

推令就寢並無毆打情事其時尚有一胎未產因傷

震動身死亦非李開甲意料所及該撫將李開甲擬

以斬決聲請未減呂氏照凡人過失殺收贖均未允

協應令另行妥擬去後旋據遵駁將李開甲改依過

失殺胞姊律杖一百徒三年呂氏將李氏姦生之女

誤行踣斃應予免議

乾隆十三年題准案

照所見

川督咨張世鵠過失殺胞兄張世武一案

職

等查

勸阻奪刀致兄
拉脫刀柄跌斃

辦理誤殺期親尊長之案應按本律擬斬立決仍將
可原情節照例夾簽其弟過失殺胞兄死者律祇減
本殺罪二等不在收贖之限此案張世鵠因胞兄張
世武持刀欲與王二拚命經伊母張氏與伊媳許氏
拉奪不下喊令張世鵠幫同奪刀張世鵠聞聲趨視
慮恐伊母受傷卽趕攔將刀背奪住不期張世武拉
脫刀柄仰跌倒地磕傷腦後並被石炭墊傷脊脣腰
眼至夜殞命查張世武拉脫刀柄失跌身死固由張
世鵠奪刀所致惟張世鵠見伊母向伊兄奪刀不下

該犯恐伊母受傷又慮伊兄持刀向人拚鬥勢不能
不趕攔幫奪揆其情節係屬勸解實無爭鬪情形且
張世武將刀柄拉脫自行跌地搥勢斃命並非該犯
誤毆受傷所致核與過失殺條內初無害人之意而
偶致殺人之律註相符徧查歷年並無辦過此等確
對成案惟乾隆三十一年間廣東省題仁化縣民關
經林持刀向砍李葉榮被妻李氏勸阻奪刀關經林
縮手自行割傷身死一案原題內聲稱關經林之自
行縮手割傷實非李氏意料所及將李氏依妻過失

從前舊例擬流
後將此例改爲
絞決

弟因劈柴下手
稍偏誤殺胞兄
刑案匯覽

殺家長例擬流收贖經本部照擬題覆在案雖妾於
家長較之弟與胞兄服制名分自有區別而妾之毆
死家長與弟之毆死胞兄者罪應斬決則一彼案之
自行割傷身死既不以誤殺夾簽則此案之自行跌
墊斃命應依過失殺科罪者理自可以相通該省將
張世鵠依過失殺減本殺罪二等律於弟毆胞兄死
者斬罪上減二等擬以杖一百徒三年似屬允協應
請照覆

嘉慶二十五年說帖

湖廣司 查律載因鬪毆而誤殺旁人者以鬪殺論

卷四十二 刑律鬪毆

毆期親尊長

若過失殺人者准鬪殺罪依律收贖註云過失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凡初無害人之意而偶致殺
人者皆准依律收贖又弟毆胞兄死者斬過失殺者
減二等各等語律稱誤殺以鬪殺論必與人鬪毆而
誤殺旁人者方以鬪殺擬抵若有所造作備慮不謹
因而誤殺者卽不得以鬪殺論誠以因鬪而誤殺旁
人及因事而過失殺人雖皆出於意外而誤殺則先
有害人之心過失則初無害人之意故誤殺與過失
殺在凡人有絞候收贖之分在期親尊長則有斬決

滿徒之別未便將因爭誤傷之案牽引鬪毆誤殺之
條此案戴應成與胞兄戴應桓同赴廚房做飯戴應
成在竈旁騎在竈上將柴塊豎立竈頭用刀劈砍戴
應桓蹲在竈頭左邊低頭拾取劈碎柴塊燒火戴應
成適因劈砍柴塊下手稍偏柴未劈著刀向竈邊空
處砍下不期戴應桓正在竈邊將頭擡起戴應成收
手不及以致誤傷戴應桓額顙骨損越三十九日殞
命臣等詳核案情戴應成劈柴下手稍偏誤傷伊兄
戴應桓額顙彼時戴應成並無害人之心又無逞兇

及與人爭鬪情狀核與過失殺人條內初無害人之
意而偶致殺人之律註相符卽謂該犯於劈柴之時
伊兄低頭拾柴與耳目所不能及思慮所不能到之
案稍有不同亦應原其初無害人之意此引恰合他
條酌量定擬以示區別今該撫將戴應成依弟毆胞
兄死者律問擬斬決援引卑幼誤傷尊長之例夾簽
是以情近過失之案援引爭鬪誤殺之條究未允協
案關生死出入應令另行妥擬
旋據咨請部示
臣部議覆 查此
案應成與胞兄戴應恒同赴廚房做飯戴應成在

竈旁騎坐凳上將柴塊豎立凳頭用刀劈砍戴應恒
蹲在凳頭左邊低頭拾取劈碎柴塊燒火戴應成適
因劈砍柴塊下手稍偏柴未劈著刀向凳左空處砍
下不期戴應恒正在凳邊將頭擡起戴應成收手不
及以致誤傷戴應恒額顱骨損越三十九日殞命先
據該省將戴應成依弟毆胞兄死者律擬斬立決援
引誤傷尊長之例聲請減等因具題經本部以戴
應成劈柴下手稍偏誤傷伊兄戴應恒額顱彼時戴
應成並無害人之心又無逞兇及與人爭鬪情狀自

打牛擲犬誤傷胞兄身死

應比引恰合他條酌量定擬駁令妥擬去後茲據該撫咨稱查嘉慶九年益陽縣民趙世璟之胞兄趙世琦趕牛將趙世璟撞跌冀池趙世璟因衣褲被污用鐵耙向牛屁股打去誤傷趙世琦左膝等處殞命將趙世璟依弟毆胞兄死者律擬斬立決又道光三年零陵縣民趙孝彰因胞兄趙青燃被犬撲咬趙孝彰拾石向犬擲去適趙青燃正在彎身拾石被趙孝彰所拾石塊誤傷右額角身死趙孝彰亦依律擬斬立決均聲明無心干犯奉准部覆在案此案該廳成誤傷

黑夜放銃欲打
瘋狗誤斃胞兄
案載本條別有
罪名條安嶽周
詠泰

胞兄戴應恒身死核與趙世璵等案情事相同是以
將戴應成依律擬斬聲明無心干犯具題茲奉部駁
查戴應成於劈柴之時其兄卽在旁俯拾柴塊相
距咫尺耳目切近思慮宜周且柴刀係可傷人之具
該犯並不小心致將戴應恒誤傷事雖出於無心究
屬手刃致斃核與深山安置高弓不立望竿及向城
市施放鎗銃二例亦覺未甚相符此外又無恰合可
以比引之條究竟比照何條問擬之處咨請部示等

因本部查該省所引趙世璵趙孝彰二案一則因兄

牽牛墮跌用耙打牛一則其兄正在犬傍亂行拾石
擲犬均因擲打牲畜誤斃兄命與此案戴應成因劈
柴偶致誤傷伊兄者情節稍有區別卽該撫所稱深
山曠野安置窩弓不立望竿及向城市施放鎗銃二
例與戴應成之案均屬不符惟戴應成於劈柴之時
其兄卽在凳旁俯拾柴塊今旣該撫咨稱該犯與伊
兄相距咫尺耳目切近思慮宜周自可照律定擬應
令該撫查核案情另行定擬具題

道光五年說帖

貴撫 題敖茂文用砒謀毒伊嫂李氏以致誤毒胞

謀毒兄妻誤斃
兄命痛悔泣訴

兄敖茂順身死將敖茂父依弟故殺兄律擬以凌遲處死具題嘉慶八年九月十四日奉

旨此案敖茂父欲毒伊嫂李氏以致誤將胞兄敖茂順毒死刑部照該撫原題將該犯按律問擬凌遲但細核情節該犯因伊嫂李氏平日挑唆伊兄不時將伊訓責懷恨於心乘其患病獨自喫粥是以趁便下毒敖茂順回家同喫時該犯業已出門迨該犯回家見敖茂順業經身死始知伊兄誤被毒斃痛恨無及當將緣由向伊次

兄敖茂泰哭泣跪訴據實承認不諱敖茂泰因將李氏

欲行斃胞姪
誤傷胞兄平復

等解救平復是該犯於誤毒伊兄死後尙知悔恨自行承認稍有一綫可原赦茂文著從寬改爲斬立決嗣後遇有似此誤毒胞兄身死之案如果本犯能自知痛悔立時承認自首者均著照此問擬餘依議欽此

照所見
集錄

南撫題張先名放銃誤傷胞兄張先發平復一案

此案張先名因挾胞姪張祖義不允佃田借穀之嫌起意施放竹銃致死洩忿適伊胞兄張先發走至不期砂子誤傷張先發左肩甲等處醫治平復該省將張先名比照金亦誤傷期親尊長例擬以絞候

職等

查施放竹銃殺人例應以故殺論自不應照湯火傷保辜若係誤傷則例內本有照湯火傷滅等明文可見關傷即可照湯火酌辦今張先名係因故誤傷律得以關傷論按湯火傷保辜向在折傷以下未便遽照刃傷定讞若謂凡人火器傷人之罪重於刃傷則鳥鎗竹銃拒捕傷人各案向不比照刃傷擬絞止於軍罪上加拒捕罪二等間礙蓋以兇器火器傷人擬軍之例本係律外加重名例謂加罪不加至死若將此等案件比照刃傷問擬勢必將兇器致傷等案一

放銃誤傷胞伯
傷痊因病身死

併加擬死罪殊與例義不符該省將張先名比例擬
以絞候未爲允協應請交司議駁

道光七年說帖

川督題陳大沅竹銃誤傷胞伯陳有儀並陳有儀
因病身死一案查陳大沅屋後與胞伯陳有儀之子
陳大馨等有公井柏樹一株該犯因有礙風水欲將
樹株砍去陳大馨見而阻止砍伐後陳大馨至該犯
家斥其不應私砍樹株該犯分辯陳大馨卽拾刀向
戮該犯跑走陳大馨隨後追截該犯情急順攜防夜
竹銃並取燒燃柴塊假裝點放原冀嚇退不期火星

撞燃門簾陳大磬躲避適陳有儀正從陳大磬身後
攔勸誤被銃子轟發右腿倒地扶回用藥敷治傷已
結痂嗣陳有儀染患寒病身死將陳大沅比照卑幼
刃傷期親尊屬訊非有心干犯或係金刃誤傷例擬
絞監候具題查烏鎗竹銃殺人例照故殺擬斬自不
應照湯火傷保辜若烏鎗竹銃誤傷則弓箭傷人門
條例內明示以減湯火傷人之律一等之文舉以隅
反則鬪傷自應照湯火傷酌辦檢查本年八月湖南
省題張先名因挾胞姪不允借穀之嫌起意放銃致

死洩忿適該犯胞兄張先發走過砂子誤傷張先發
左雇用等處平復該省將張先名比照金刃誤傷期
親尊長例擬以絞候具題交館飭核經職等議請交
司議駁在案此案陳有儀雖經身故原驗傷已結痂
死由於病非死於傷核計陳有儀身死之日距受傷
之時已越五十二日未便因陳有儀因病身死卽重
科該犯以竹銃誤殺之罪若僅科傷罪則此案與業
經議駁之張先名一案情罪相等應將陳大沅於竹
銃傷人本例按服制遞加科罪庶足以昭情法之平

銃傷兄妻誤傷
胞兄傷俱平復

辦理亦不致歧誤似應駁改

道光七年說帖

湖廣司 查例載因爭鬪擅將竹銃施放傷人者發
雲貴兩廣烟瘴少輕地方充軍又竹銃向城市及有
人居止施放誤傷人者減湯火傷人律一等各等語
此案王尙選因攜銃赴田防守由分居胞兄王尙品
門首經過王尙品之妻王辛氏嗔伊未經理睬斥伊
無禮該犯回罵王辛氏趕毆該犯順舉竹銃聲稱施
放原冀王辛氏畏避不期挫動火機銃傷王辛氏胸
膛等處適王尙品聞鬧趕出查看銃子飛開誤傷王

尙品右手背等處傷俱平復該撫以例無放銃誤傷胞兄治罪明文惟火器傷人重於金刃將王尙選比照卑幼刃傷期親尊長訊非有心干犯例擬絞監候具題臣等查施放竹銃殺人例應以故殺論自不應照湯火傷保辜若係誤傷則例內本有照湯火傷減等明文至卑幼毆傷尊長擬絞之條則專指刃傷而言自不得於刃傷之外強爲推廣若謂凡人火器傷人之罪重於刃傷而烏鎗竹銃拒捕傷人各案向止於軍罪上加拒捕罪二等問擬從無遵照刃傷擬絞

之案查凡人火器傷人例應擬軍卑幼誤傷尊長亦祇可於凡人軍罪上按服制遞行加等檢查道光七年湖南省題張先名放銃誤傷胞兄一案八年四川省題陳大沅放銃誤傷胞伯一案俱係比照刃傷期親尊長訊非有心干犯例擬絞監候均經臣部改照火器傷人軍罪上按服制遞加四等加發新疆仍照奏定章程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加枷號三個月等因先後題駁更正在案此案王尙選火器誤傷胞兄王尙品平復事同一例自應畫一辦理該撫

誤傷期親伯母
平復未便量減

將該犯比例擬絞殊屬錯誤應令該撫另行妥擬具
題 道光九年說帖

蘇撫 咨卜以恪誤傷伯母卜毛氏平復一案此案
卜以恪因伯母卜毛氏當得族人卜為楫地畝復將
地畝給該犯管種嗣卜為楫將前項當地一總絕賣
與該犯為業卜毛氏欲將先當之地向該犯分買該
犯不允卜毛氏生氣用拄杖向該犯頭上毆打該犯
用手抵擋誤傷卜毛氏左腮腴卜毛氏趕向撞頭因
雪地泥濘自行跌在樹上帶傷左額角俱已平復該

省將卜以格於姪毆傷伯母律量減一等問擬滿徒
等因查例載期親卑幼毆傷伯叔等尊屬係父母
被伯叔父母毆打情可救護者照律擬以杖一百流
二千里刑部夾簽聲明量減一等奏請

定奪等語可見並非救親情切雖止抵格適傷之案未便
徑行量減致乖例義卜以格一犯應請交司改爲杖
一百流二千里

道光七年說帖

謀毒小功堂姪
誤毒胞叔未死

東撫 咨汪鑒匪謀毒小功堂姪汪迎珂誤毒胞叔
汪培珠等傷而未死一案查律載謀殺人而誤殺旁

人者以故殺論註云死者處斬不言傷仍以鬪毆論
又例載弟姪在十歲以下幼小無知尊長因謀占財
產挾嫌毒斃者依凡人謀殺律擬斬監候各等語是
尊長因圖占財產謀殺幼小卑幼例應依凡人謀殺
科斷若因謀殺卑幼而誤傷旁人律既以鬪毆論則
應視被傷者是否該犯親屬抑或凡人分別問擬此
案江鑾陞圖得胞叔汪培珠產業因其有孫迎珂不
能承繼輒起意謀毒迎珂以致誤毒汪培珠並胞姪
汪范氏及工人李平如等傷而未死查該犯圖產謀

毒二歲幼孩誤毒胞叔胞孀及雇工三人情殊可惡
惟該犯所謀之小功服姪迎珂並未被害照凡人謀
殺行而未傷律罪止滿徒其誤毒汪培珠等按律應
依關傷科罪內汪培珠汪范氏係該犯期親叔孀毆
傷罪應擬流該省將該犯照姪假期親伯叔父母律
擬杖一百流二千里係屬按律科罪未便違例加重
細查又無他例可以援引比附職等再四思維似只
可照覆

嘉慶十八年說帖

東撫題劉庭橋誤傷胞兄劉庭柳平復一案查例

被揪國臉用刀
割斷誤傷胞兄

刑案匯覽

卷四十二 刑律關段

老 毆期親尊長

載卑幼刃傷期親尊長訊非有心干犯金刃誤傷者
絞監候等語此案劉庭柳因貧私取伊母周氏林楷
賣錢花用經伊胞兄劉庭柳查知向周氏告述周氏
令劉庭柳將該犯送官該犯畏懼在外躲避劉庭柳
夤夜找獲該犯揪住髮辮揜按聲言送官處死該犯
彎腰掙扎求饒劉庭柳不允該犯意欲割辮逃走卽
拔身帶小刀尙未舉起劉庭柳黑暗中未經看出用
腳亂踢誤挫刀尖致傷左右腿左膝劉庭柳右手往
下奪刀自將手指招傷該犯舉刀向上往後割辮餘

忙時復誤割劉庭柳手腕手指隨割落髮辮脫逃劉庭柳傷旋平復查劉庭柳手足被傷各處原驗深俱不及分如果劉庭橋有心干犯當情急之時黑暗中拔刀亂戳傷痕必不至如此輕淡且查劉庭柳供內亦稱劉庭橋並未用刀狠扎是劉庭橋所供被揪髮辮拔刀意圖割髮逃走誤將其兄扯割致傷之處尙屬可信詩省將劉庭橋依卑幼刃傷期親尊長訊非有心干犯例擬絞監候查核情罪相符應請照覆

嘉慶十七年說帖

爭姦互毆胞姪
刃傷胞叔

江西撫題劉乞刃傷胞叔劉兆綸將劉乞依律擬
絞立決一案欽奉

諭旨劉兆綸爲劉乞胞叔劉喻氏亦其同族姪婦若因劉
乞與劉喻氏通姦劉兆綸聞知前往斥責以致被毆是
劉兆綸竟係無罪之人卽杖責亦不應問擬今該犯已
與劉喻氏相約及至黃昏前往先有劉乞在彼遂捏稱
捉姦將劉乞毆打是劉兆綸嗣姦同族姪婦行止有虧
而又因妒姦起釁陷伊姪於立決刑部違照該撫所擬
定以杖責實不足以蔽辜劉兆綸雖係劉乞尊長不至

死罪亦應問擬軍流等罪方足示懲著刑部卽另行定擬具奏欽此臣等悉心酌議應請嗣後凡期親尊長與卑幼爭姦互鬪卑幼將尊長刃傷及折肢罪干立決者除卑幼依律問擬外卽將爭姦肇釁之尊長照伯叔故殺姪律杖一百流二千里如非爭姦仍各依律例本條科斷等因奏准

乾隆五十八年案已纂例

刃傷胞兄不得
援引舊例夾答

河撫一題劉塘給刃傷胞兄劉德紳一案查律載弟
毆胞兄等傷者絞又乾隆五十七年定例內載卑幼
刃傷期親尊長之案如疊起挾嫌有心刃傷者依律
問擬絞決毋庸聲請若非有心干犯或孫金刃誤傷
及情有可憫者夾敘聲明各等語嗣於嘉慶七年九
月本部核覆安徽省題孫登扎傷胞兄孫梅棠內奉
上諭嗣後刃傷期親尊長律應問擬絞決之犯如訊非有
心干犯或係金刃誤傷及情有可憫者俱著問擬絞候
均毋庸夾敘聲請著刑部纂入例冊遵行等因欽此迨

十一年修例時已將此條載入例冊在案此案劉德
紹因胞兄劉德紳見杏果被人摘食在門首叫罵欲
將杏樹砍去劉德紹好言相勸劉德紳不允舉刀砍
伐劉德紹上前奪刀劉德紳用刀向扎劉德紹將刀
奪獲又被劉德紳揪毆掙不脫身情急用手搪抵以
致手內之刀扎傷劉德紳左肋等處傷已平復該省
將劉德紹依律擬絞立決聲請夾簽等因具題查劉
德紹刃傷胞兄既據訊明並非有心干犯自應照現
行條例問擬絞候今該省援引律文仍擬絞決聲請

聽從胞弟毆死
胞兄並未下手

聽從糾毆胞兄
致兄被人毆死

夾發殊屬錯謬應將劉德紹改依刃傷期親尊長訊
非有心干犯例擬絞監候

道光元年說帖

貴撫 題黃凱聽從胞弟黃海謀毆胞兄黃昇身死
黃凱徒手同往並未下手其毆第因挾嫌助勢雖未
執有刀刃已有逞兇情狀將黃凱比照卑幼毆期親
尊長執有刀刃起殺情狀兇惡雖未傷例發近邊充
軍

嘉慶十九年案

貴州司 查此案陳近六因向次胞兄陳近易索欠
被毆向現已在逃之長兄陳近祥投訴陳近祥因挾

陳近易口角之嫌起意糾毆陳近六卽邀張幗倫楊
老章幫毆張幗倫等將陳近易共毆身死陳近六並
未下手其毆該省將下手傷重之張幗倫擬抵陳近
六比照毆期親尊長執有刀刃情狀兇惡例擬軍核
與該省黃凱成案情罪相同應請照覆

嘉慶二十四
年說帖

貴撫題韓三麻子糾同次胞兄韓二矮子毆傷長
胞兄韓金連身死韓二矮子並未下手一案此案韓
二矮子先與伊兄韓金連口角爭毆勸散伊弟韓三
麻子糾同該犯共毆該犯因頭暈病發並未下手韓

聽從捆縛胞兄
致兄被父毆死

三麻子將韓金連毆傷身死查韓二矮子雖聽從同
往謀毆伊兄惟臨時並未下手致傷似與弟毆胞兄
死者不分首從皆斬之律未符該省將韓三麻子依
弟毆死胞兄律擬斬立決韓二矮子比照毆期親尊
長執有刀刃情狀兇惡例擬軍核與該省黃凱陳近
六二案情罪相同應請照覆

道光四年說帖

川督 咨戴潮英聽從伊父戴宗孔捆縛伊兄戴潮
武並伊父將伊兄毆死一案此案戴潮英之父戴宗
孔因負欠欲將田地變賣償帳伊兄戴潮武聞知阻

人承買戴宗孔氣忿欲尋戴潮武送究戴潮英求饒
不允卽取麻繩與戴潮英將戴潮武找獲戴宗孔喝
令戴潮英將戴潮武兩手反縛戴宗孔自用麻繩將
戴潮武項頸套住戴潮英欲覓相好往勸伊父未遇
落後戴宗孔拉住戴潮武行走因戴潮武出言嫚罵
戴宗孔氣忿將其毆傷斃命查戴潮英將戴潮武兩
手反縛係屬聽從父命勉從下手戴宗孔將戴潮武
毆打時該犯又覓人往勸其父並未在場自應止科
該犯以捆縛之罪該省將戴宗孔依子罵父母而父

弟將胞兄致傷
兄被外人毆死

母毆殺律勿論戴潮英依弟毆胞兄律擬以滿徒洵
屬允協應請昭覆

嘉慶十七年說帖

蘇撫題陳裕章與兄陳勝章爭毆扣頸陳入將陳
勝章戮傷身死審將陳裕章擬斬立決陳入擬絞監
候具題查陳勝章素不安分被地保稟報交伊弟陳
裕章收管今陳勝章爲栽種毛豆起釁陳裕章將伊
兄陳勝章用繩扣頸欲拉送官陳入踵至用木尺戮
傷陳勝章心坎殞命陳勝章之死如果實係陳裕章
縛毆該撫自應訊取確供按律擬以斬決卽不當復

將陳八擬以絞抵今陳勝章既係死於陳八木尺戮傷並非死於陳裕章用繩扣頸又不應將陳裕章遽擬斬決應令確審妥擬去後旋據訊明陳裕章止將伊兄用繩套頸並未糾約其毆與商同共毆致死者不同改依毆兄傷者律杖一百徒三年

乾隆四十年題准案○照平反節要錄

捆縛胞兄並不
知母欲行謀殺

直隸司 查律載弟毆胞兄者杖九十徒二年半死者不分首從皆斬故殺者皆不分首從凌遲處死等語按謀殺有同謀不同謀之分若故殺則係一人臨

弟殺胞兄之案
將兇犯與死者
是否同母異母
逐一訊明隨本
敘明以備查核
乾隆二十四年
進行

時獨自起意而本律明言不分首從者輯註謂卑幼
共毆中有一人故殺則其毆者皆凌遲又云別親外
人下手致死者自坐絞而豫毆之卑幼皆斬別親外
人故殺者自坐斬而豫毆之卑幼皆凌遲等語是故
殺期親案內豫毆之卑幼卽不知故殺之情亦應科
以凌遲之罪又謀殺祖父母父母已行者豫謀之子
孫不分首從皆斬已殺者皆凌遲處死此言豫謀則
不豫謀者自不在其內其止子孫不及弟姪等者舉
一以例其餘也至尊長起意謀殺在場下手之卑幼

不知謀情律例並無作何定擬明文今直隸司核題
韓張氏等活埋韓添太案內韓添勇一犯該督聲稱
該犯聽從母命幫拉伊兄胎膊止知捆縛送官初不
知活埋情事迨一同拉至墳旁伊母將韓添太推入
坑內韓添烈用土掩埋該犯並無幫埋情事卽果案
情屬實該犯雖未豫謀其幫拉胎膊究屬在場下手
之人卽不照故殺期親尊長豫毆卑幼不分首從變
遲例問擬而伊兄韓添太究已身死自不得僅科毆
罪該督將韓添勇照毆死胞兄律定擬斬決聲請夾

幫按胞兄並不
知母陳時故殺

○ 擬似屬酌量辦理且伊母既令長子韓添烈豫先挖坑又令叫回韓添勇幫同拉縛其所稱囑令捏稱送官勿告知活埋情由之語已難憑信而韓添勇幫同拉縛一同拉至墳旁若謂不知活埋豈有拉向墳旁送官之理此不過事後捏供希圖輕減韓添勇罪名似難遽以從輕應否議駁抑或隨案核覆之處應候鈞定 乾隆五十八年說帖

湖廣司 查此案胡達係胡明胞弟伊母李氏因胡明屢次爲匪復被推跌意欲毆打出氣冀其改悔令

聽從祖父故殺
服伯

該犯相幫援按胡明出言混端李氏忿極順取菜刀
將胡明疊砍致斃是已死胡明平日屢次爲匪雖推
跌其母罪犯應死並無淫惡襲倫情事正與例載毆
斃罪犯應死兄弟仍照毆死尊長情輕夾簽之語符
合該撫牽引王仲貴之案隨本聲請減流殊屬錯誤
自應駁令擬斬夾簽聲請
嘉慶二十四年說帖
直隸司一查律載姪毆伯叔父死者斬故殺者皆凌
遲處死又例載聽從下手毆死期親尊屬之案仍擬
斬立決又期親卑幼聽從尊長主使他從下手其毆

止科傷罪之例
已刪除

以次期親尊長下手傷輕之卑幼依律止科傷罪各等語是故殺期親尊長按律應擬凌遲處死則例有聽從尊長毆死下手傷輕之條律例分明引斷不容牽混此案王保住因胞伯王家觀行竊張泰林家衣服被祖王宗仁問知斥罵王家觀不服回罵王宗仁用繩套住王家觀項頸拉跌欲毆該犯聞聲往勸王家觀掙扎坐起與父不依王宗仁忿欲致死逼令該犯擒按該犯代為跪求王宗仁不允欲自撞死該犯無奈勉從拉住王家觀兩手仰按在地墊傷髮際右

王宗仁卽將王家觀用力拉勒殞命詳核案情王家
觀係死於王宗仁之拉勒該犯僅止聽從按按熱傷
髮際設使該犯不知伊祖欲行致死情由按其毆傷
輕只科傷罪之例罪止擬流今查該犯供有祖父氣
極說要將伯父處死之語其爲聽從故殺已無疑義
自應聲明可原情節仍按律擬以凌遲處死方與歷
來辦理故殺期親尊長之案相符該督將王保住依
聽從下手毆死之例擬以斬決係屬誤會罪關出入
應令該督悉心酌核按例妥擬具題

道光七年說帖

雖從總麻卑幼
共毆胞兄身死

山東司 查律載弟毆胞兄死者不分首從皆斬又
例載期親卑幼聽從尊長共毆期親尊長尊屬致死
若主使之尊長亦係死者之期親卑幼律應不分首
從各依本律問擬各等語此案已死孫振西因查知
總麻服弟孫振基之胞姪孫小閨女與胞弟孫振南
之子孫小臘偷竊麻忻地內高粱穗子被獲欲控孫
振基賄賂寢息孫振西因孫小閨女係在伊家傭工
孫小臘係伊胞姪行竊爲匪恐被連累欲行呈告並
囑麻忻控究孫振基聞知以孫振西咬控傷殘親屬

邀允堂叔孫廣財往阻慮恐孫振西不依起意糾毆
洩忿糾允孫小老婆孫振南同子孫小臘孫小五並
孫了等幫毆孫小閨女孫大安亦前往查看孫廣財
將孫振西喚出斥其不應唆控孫振西不依混罵並
用禾杓向毆孫小臘將孫振西抱住孫振南拾取木
棒槌格落孫振西禾杓孫小臘將孫振西摔倒孫廣
財先用拄棍毆傷孫振西左腿右脅臂孫振基等上
前亂毆孫小老婆用木槓柄毆傷孫振西右腳腕骨
折孫振南用木棒槌毆傷其右膝孫祥用木桿毆傷

其毆以次尊長
例已刪除

刑案匯覽

卷四十二 刑律關段

突 毆期親尊長

其右腳面孫了脚踢傷其幾道其孫振西右額角等處各傷係孫振基等所毆何人毆傷何處各犯未能供指孫小閩女振均在場助勢嚷罵並未動手幫毆孫振西傷重移時殞命該撫將孫小老婆孫振南分別擬以流徒監候待質孫了孫小閩女等擬以徒杖等因咨部本部查該撫所擬孫小老婆等各罪尚無出入惟孫振南係已死孫振西期親胞弟該犯聽從孫振西總麻服弟孫振基其毆孫振西致死與聽從尊長其毆以次尊長致死者不同自應仍照本律不

聽從嫡母毆
胞以下手傷重

分首從擬斬該撫以孫振南僅用木棒植毆傷胞兄

右膝並非重傷將該犯依弟毆胞兄律擬徒係屬錯

謬案關胞弟結糾毆死期親尊長罪名生死出入懸

殊應令該撫委員覆訊另行按律妥擬具題

道光八年說帖

陝撫 趙劉陳氏等其毆夫兄劉太身死一案查例

載期親卑幼聽從尊長其毆期親尊長尊屬致死若

主使之尊長亦係死者之期親卑幼如聽從其父其

毆胞伯及聽從次兄其毆長兄致死之類律應不分

首從者各按本律問擬核其情節實可矜憫者仍按

共毆以次尊長
例已刪條

例來簽聲請其聽從尊長主使勉從下手共毆以次
期親尊長致死下手傷輕之卑幼止科傷罪又律載
弟妹毆兄姊死者不分首從皆斬若姪毆叔死者亦
皆斬各等語此案劉陳氏與伊故夫之二胞兄劉太
口角先將其推跌倒地拾棒毆傷復按住其脊背喝
令伊夫大胞兄之子劉元才幫毆劉元才不敢動手
劉陳氏再三嚇逼劉元才始拾吹火斷鐵筒毆傷劉
太髮際劉太愈罵稱欲將其嫁賣劉陳氏又取柴刀
用背嚇毆其頂心等處殞命該省以劉陳氏下手傷

重將劉陳氏依妻毆夫期親尊長至死律擬斬監候
情罪尙屬允協至劉元才一犯聽從三婦毆傷二
胞叔致死首犯並非死者之尊長核與卑幼聽從尊
長共毆以次尊長下手傷輕只科傷罪之例不符自
應仍照本律擬斬卽因其被逼勉從傷亦輕淺亦只
可將可原情節聲明聽候夾簽未便遽從輕減該省
將劉元才只科傷罪擬流似未允協應請交司照例
議駁

道光六年說帖

聽從尊長毆死
次尊仍遵本律

江西道御史 奏查律載弟妹毆同胞兄以已傷未

傷分徒二年半三年之罪折傷者擬流篤疾者擬絞
註云各依首從法是言雖毆而未死故有差等亦分
首從也死者皆斬註云不分首從言毆期親尊長至
死若再分首從則倫常斃矣此古今定律所以維名
義也其聽從尊長毆死以次期親尊長之犯向來辦
理皆按本律擬斬而原致死之由究非有心干犯不
可不稍爲區別故又有夾簽聲請之例屢經改爲斬
候歸入服制情實是於慎重倫紀之中默寓矜卹情
輕之意立法本極詳慎自道光四年十二月刑部江

西司文元現審一案經御史萬方雍叅奏奉

旨覆議將所有聽從尊長毆死以次期親尊長案內下手

傷輕之卑幼均科傷罪纂定條例至今沿之臣尋繹

例文竊以爲例從律出例有因時變通律乃一成不

易有增減之例無增減之律古今皆然以期親尊長

而其毆至死豈得仍論其傷之輕重定律不分首從

用意甚深今以勉從尊長下手傷輕止科傷罪則與

死者皆斬之律顯有不符且與傷而未死者何所區

別此例旣行則如子姪與弟毆死胞叔其父母必有

出而承認主使以輕其子之罪者其毆死以次胞兄
則伯叔長兄必有出而承認主使以脫其姪與弟之
罪者救生不救死之說承審官尙不免沿此陋習况
在親屬安得禁之窮其流弊凡毆死期親尊長尊屬
者百無一抵何以肅刑典而正人心再查例載聽從
下手毆本宗小功大功兄姊及尊屬至死者依律減
等擬流不計傷之輕重又例載聽從幫毆本宗外姻
總麻以上尊長尊屬致成篤疾者傷輕擬流折傷刃
傷擬軍而聽從尊長毆死以次期親尊長之犯乃以

下手傷輕止科傷罪似不足以昭平允應請

旨飭下刑部核議將聽從尊長毆死以次期親尊長之案
仍遵不分首從本律照例夾簽聲請等因查律載弟
妹毆兄姊杖九十徒二年半傷者杖一百徒三年折
傷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刃傷及折肢若瞎一目者絞
以上各依首從法死者不分首從皆斬若姪毆伯叔
父母姑及外孫毆外祖父母各加一等至死亦皆斬
又名例律載其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者各依本律
首從論又例載聽從下手毆死期親尊長尊屬之案

仍擬斬立決夾簽聲請各等語是卑幼其毆期親尊
長至死按律無論傷之輕重均應問擬斬首至聽從
尊長共毆以次尊長律內並未指明然以名例所載
其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各依本律首從論之意推
之自應將主使之尊長依毆死卑幼各本律論亦屬
顯而易見故向來遇有聽從尊長主使其毆以次尊
長之案即將幫毆有傷之卑幼依律擬斬仍援聽從
下手毆死期親尊長之例夾簽聲請嗣於道光四年

臣
部審擬奇里紉阿聽從胞伯文元毆傷胞兄伊克

唐阿身死奇里紉阿下手傷輕一案

臣部將奇里紉

阿照律不分首從擬斬夾簽聲請奉

旨改爲斬候經前任陝西道御史萬方雍奏奉

諭旨派大學士等查核將奇里紉阿改依止科傷罪擬徒

奏結

臣

部旋於道光五年纂輯條例時遵照另立專

條內稱嗣後期親卑幼聽從尊長共毆尊長尊屬致

死若主使之尊長亦係死者之期親卑幼律應不分

首從者各依本律問擬其聽從尊長主使勉從下手

共毆以次期親尊長致死係尊長下手傷重致死卑

幼幫毆傷輕或兩卑幼聽從尊長主使共毆內一卑
幼傷重致死一卑幼傷輕或內有凡人聽糾幫毆係
凡人下手傷重致死承審官悉心研訊或取有生供
或供證確鑿除下手傷重致死之犯各照本律本例
分別問擬外下手傷輕之卑幼依律止科傷罪等語
纂入例冊在案茲據該御史奏稱以期親尊長而共
毆致死豈得仍論其傷之輕重定律不分首從用意
甚深今以勉從尊長下手傷輕止科傷罪則與死者
皆斬之律顯有不符且與傷而未死者何所區別此

例既行則如子姪與弟毆死胞叔其父母必有出而承認主使以輕其子之罪者其毆死以次胞兄則伯叔長兄必有出而承認主使以脫其姪與弟之罪者窮其流弊凡毆死期親尊長尊屬百無一抵何以肅刑典而正人心請將聽從尊長毆死以次期親尊長之案仍遵不分首從本律照例夾簽聲請等因係爲慎重倫常起見臣等伏思用刑不厭求詳立法必期盡善期親卑幼其毆尊長致死按律原應不分首從皆斬嗣因聽從尊長主使其毆較之尋常其毆之案

微有區別始於定律之外另立下手傷輕止利傷罪
之條固屬衡情酌定惟卑幼之於尊長服制攸關一
經毆傷卽應按律治罪况於幫毆有傷之後復目擊
尊長被毆致死其情較之僅止毆傷者輕重大相懸
殊今若因其幫毆傷輕遂與僅止毆傷並未致死者
一律同科誠不足以示區別况人心變幻多端條例
愈繁則趨避愈巧誠恐如該御史所奏子姪與弟毆
死胞叔胞兄其父母伯叔胞兄必有出而承認主使
以脫其子姪與弟之罪者尤不可不防其漸自應仍

照定例辦理較爲允當臣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期
親卑幼聽從尊長主使其毆以次尊長尊屬之案無
論下手輕重悉照本律問擬斬決法司核擬時夾符
聲請恭候

欽定不得將下手傷輕之犯止科傷罪以符定例而重倫
紀如蒙

俞允臣部通行各省一體遵照並俟修例時將下手傷輕
止科傷罪之例刪除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
道光十四年三月通行

今將道光五年奏改條例原奏及所引乾隆四十五年通行一併附錄於後以備查核

原奏
湖廣司查道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旨前據御史萬方雍奏稱刑部審擬文元毆死胞姪伊克唐阿一案引律失當特派托津等查核茲據奏稱伊克唐阿致死之由既經刑部審明係胞伯文元毆傷所致伊弟奇里綱阿實止聽從幫毆有傷應將奇里綱阿照毆傷期親尊長本律擬徒刑部照毆死胞兄律擬以斬決仍照聽從下手之例夾簽聲明並將聽從毆傷小功尊長之鈕勒渾蘇亦照毆死例問擬滿流自屬錯誤著

刑部將奇里綱阿照毆傷期親尊長本律杖一百徒三年係旗人照例折枷鞭責發落鈕勒渾蘇亦著照毆傷小功尊長本律改爲杖七十徒一年半業已鞭責折枷卽予釋放所有辦理錯誤之刑部堂司各官著交吏部查取職名照例分別議處欽此當將奇里綱阿一犯折枷發落在案查聽從尊長其毆期親尊長案內下手傷輕之卑幼止科傷罪係照乾隆四十五年通行辦理嗣後臣等遇有此等案件如卑幼僅止幫毆直無致死重傷應卽隨案遵照止科傷罪毋庸

援引不分首從之律概擬斬首臣等通查秋審新舊服制各案及未入秋審題結在奉

旨以前各案內詳加檢閱除卑幼其毆期親尊長如聽從伊父其毆伊伯或聽從次兄其毆長兄等案下手者俱係卑幼無論傷輕傷重應照律旨斬者又聽從尊長毆期親尊長下手傷重致死及卑幼起意糾毆期親尊長雖未同行致尊長被凡人毆死仍將卑幼擬斬並一切服制重案均係按照律例定擬毋庸更改外查有嘉慶二十五年湖北省胡達

道光四年河南省倪山二案係聽從尊長毆打期
親尊長由尊長傷重致死定案時仍將幫毆傷輕
之卑幼照律擬斬夾簽核與奇里緬阿聽從尊長
其毆期親尊長止科傷罪擬徒之案情同罪異又
嘉慶十九年陝西省鄧希貴等道光三年四川省
謝有等二案係兩卑幼聽從尊長毆打期親尊屬
尊長一卑幼傷重致死一卑幼下手傷輕俱依律
不分首從皆斬又道光四年湖北省吳月松一案
係聽從尊長毆打期親尊長由案內幫毆之外姻

總麻卑幼傷重致死仍將傷輕之期親卑幼擬斬
以上三案雖非由尊長傷重致死與奇里綱阿之
案稍有不同而查乾隆四十五年通行則稱期親
卑幼共毆期親尊長致死不得牽引尊長爲首卑
幼爲從之案一概而論今鄧希貴等三案既同係
尊長爲首則案內幫毆傷輕者卽與期親卑幼共
毆期親尊長致死律應皆斬者迥別若不一律查
辦不足以昭畫一再_臣等恭查嘉慶五年閏四月

十三日奉

旨刑部題覆直隸省民人王仲貴毆傷胞兄王仲香身死一案聲明倫紀攸關將王仲貴依律擬斬立決細閱本內情節王仲香調戲伊弟妻張氏欲圖強姦已屬亂倫傷化迨經伊父王尙才斥罵不服將伊父揪倒欲毆尤屬目無法紀及伊弟王仲貴聞聲趨救王仲香竟欲與伊父拚命兇惡已極伊父王尙才忿極喝令王仲貴毆打王仲貴央求不允並聲言如不代毆卽欲尋死于仲貴無奈隨用石毆傷王仲香額顱殞命是王仲香淫兇殘忍種種蔑倫所犯應死之罪不一而足及王尙才喝令王仲貴毆打伊兄後

經王仲貴代爲央求尙有不忍致死其兄之心因王尙才
不允始用石毆傷致斃迴非逞兇干犯可比乃刑部照原
題於奉父命毆斃茂倫之兄者仍依弟毆兄至死本律擬
斬立決並聲明倫紀攸關措詞不當殊失情理之平且與
維持風化之義未協所有王仲貴一犯著卽改爲杖一百
流三千里不必再交九卿核議嗣後遇有此等死者自犯
茂倫之案著刑部卽行核議奏明請旨減等著爲令欽此

嗣經臣部查得已入秋審案內令孤開保一起核
其情節均與王仲貴之案事同一例開單具奏奉

旨前因直隸民人王仲貴毆死蔑倫之兄王仲香將王仲貴
斬決改爲杖流並看刑部遇有此等情節相同之案核議
辦理茲刑部檢查案卷內有與王仲貴事同一例之已入
秋審緩決情實劉元書等共五十起未入秋審應擬情實
之令狐開保一起開單進呈奏請減等此等服制命案其
死者實係忤親不孝或淫亂蔑倫罪犯應死若以倫紀攸
關仍將該犯按律問擬原不足以昭平允但人心詐僞多
端倘干犯兄長之人因其兄本犯應死之罪概予減等或
有父母愛憐少子者遇傷斃兄長之案裝點情節誘罪於

已死之兄以保全其逞兇之弟亦不可不防其漸自應分別辦理俾無枉縱所有劉元書一犯因伊母被兄姊忤逆氣忿自縊劉元書痛母情切致死逼斃伊母罪犯應死之兄姊且經緩決十一次其葉紹蘭等十五犯與王仲貴之案相同亦經緩決入次至二次不等俱著准其減等其陳義等三十四起及未入秋審之令狐開保一起均著交刑部俟秋審兩次免勾改人緩決二三次後再行請旨減等欽此在案今奇里紉阿聽從尊長毆打期親尊長並非傷重致死止科傷罪其從前已結各案內與

奇里綱阿之案擬罪不符者亦應倣照王仲貴之
案開單畫一辦理謹摘錄案由逐加聲敘繕呈

御覽如蒙

聖恩准其減等已入秋審者

臣

部卽於秋審內開除行文

該督撫將胡達改爲杖九十徒二年半倪山改爲

杖一百徒三年吳月松改照刃傷期親尊長例擬

絞監候入於本年秋審辦理其鄧希貴謝有華二

案何人下手傷重致死原題內未據聲明應令該

省撫查訊明確再行查照辦理並通行各省畫一

核辦再查從前王仲貴一案業經纂入例冊遵行
此等聽從尊長其毆期親尊長止科傷罪之案現
因例無專條而乾隆四十五年通行又案纂入例
冊以致辦理參差應卽纂定條例以資引用至以
上各案均係更正所有從前承辦各員可否免其
議處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等因道光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奉

旨依議其從前承辦各員因例無專條又未將乾隆年間
通行纂入例冊以致辦理參差現俱查明更正俱著加

恩免其議處欽此

通丁北撫題敖善富與子敖太高毆戮胞弟敖善榮身

死一案緣敖善榮係敖善富胞弟敖太高胞叔分

居遠隔十餘里敖善富屋西有地三十餘畝與敖

善榮均分中蓄草兜爲界東係敖善富耕種西係

敖善榮管業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四日五更時

分敖善榮攜帶鐵鎚防身偕子敖繼祖趕牛赴敖

善富屋旁犁地敖繼祖因牛性強烈不能勒住犁

過界址敖太高瞥見疑係有意過界斥其不應越

占敖繼祖好言訶辨敖善榮輒言越占何懼敖善
富卽與敖善榮口角敖善榮遂持鐵鎚向戮敖善
富閃過適敖善富之妻敖陶氏攬護被鐵鎚戮傷
頂心偏左倒地敖大高救護情急順取屋旁木棍
格救致傷敖善榮左肱肘敖善富遂取稻場荆叉
斥罵敖善榮無禮不應毆戮兄嫂敖善榮轉向敖
大高左邊欲戮敖善富隨舉荆叉格住敖大高恐
父被傷卽舉木棍打落鐵鎚致傷敖善榮右肱肘
連木棍失手落地敖善富用荆叉順勢一戮因以

有齒齒長短不齊致傷敖善榮頂心偏右及額門
偏左偏右三處敖善榮之子敖繼祖持木鞭趕護
敖大高奪鞭毆傷敖繼祖左腳腕因其辱詈又用
鞭毆傷敖繼祖頂心偏右腦後倒地當卽爬起跑
回比敖善榮欲拾鐵鎗敖善富先拉在手丟棄荆
叔與敖善榮兩相奪扯致鎗米中傷敖善榮左右
胳膊敖善榮負痛釋手復又撲攏奪鎗敖善富向
下斜戳致傷敖善榮右臙肋及左腳裏踝敖善榮
隨轉身欲拾木棍敖善富持鎗戳傷敖善榮髮際

倒地至夜殞命查敖善榮係敖大高期親胞叔毆傷敖善榮兩肱肘均不致命其父敖善富疊毆敖善榮多傷內有頂心偏右顙門左右等處俱係致命之傷應以敖善富擬抵敖善富合依毆期親弟致死例杖一百流二千里已在司監病故應毋庸議敖大高依姪毆期親叔至死律擬斬立決等因具題經刑部等衙門照擬核覆奉

旨九卿議奏欽此查律載弟毆胞兄傷者杖一百徒三年姪毆伯叔父加毆兄姊罪一等死者不分首從皆

斬等語此案敖大高因見胞叔敖善榮持鎗向戮
伊父經伊母上前攔救致被戮傷倒地勢在危急
該犯情切救護持棍戮傷敖善榮左右肱肘兩處
迨伊父敖善富與敖善榮奪鎗互毆將敖善榮戮
傷頂心等處殞命查敖大高見母被戮用棍格傷
胞叔敖善榮左右肱肘兩處俱非致命重傷敖善
榮原因敖善富疊戮致命頂心等處致斃從前該
撫因律有姪毆胞叔致死不分首從之文定擬斬
決具題原屬從嚴辦理是以刑部等衙門於核覆

時照情輕之例夾簽聲明今蒙

諭旨令

臣

等會同議奏隨經刑部詳查乾隆四十一年五

月議覆直隸總督題李誠毆死胞弟李忠案內李

羊見助父棍毆期親服叔李忠傷輕不至斃命卽

依姪毆傷叔加毆兄姊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二千

里題結在案今敖大高救護其母毆傷其叔既非

無故逞兇干犯尊長且敖善榮實因敖善富戮傷

致命頂心等處致斃並非死於敖大高所毆肱肘

兩傷

臣

等核與李羊見護父毆傷胞叔李忠之處

情罪相符應將敖大高照李羊兒之案減爲杖一百流二千里再查卑幼毆期親尊長至死律載不分首從皆斬唯尊長爲首卑幼爲從者除謀故殺加功之卑幼仍俱照律定擬外如係聽從父命僅止豫毆並無致命傷重者止科毆傷尊長本罪律文內雖未明晰分曉臣部向來遇有此等案件總照此議覆辦理有案此案敖大高因護母共毆期親胞叔敖善榮棍格肱肘並非致命重傷敖善榮實係伊父敖善富疊毆致命頂心額門等處致死

此卽以尊長爲首卑幼爲從下手傷斃例應擬流
之案該督原題未經分晰誤照卑幼毆死期親尊
長不分首從皆斬之律將赦一高擬以斬決臣部
核覆時止照救親情輕夾發聲請未曾詳查成案
更正減流係屬臣部辦理錯誤今遵

旨九卿會議臣等應起成案詳查明確業於本內會同減

流具題所有臣等初次未經看出更正並承辦此

案司員亦未詳查例案回堂改正均請交部議處
並請通行直省嗣後遇有此等案件盡 辦理等

因奉

旨依議所有刑部堂官及承辦司員著一併交部分別議

處欽此 乾隆四十五年通行

刑案匯覽卷四十二終